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同聲

第二卷 第十號

國立北京圖書館

侯官沈劍知詩書畫例

壬午年第五次重訂

山水畫例

紙用重煮礬或特別宣

中堂

二尺二百元 三尺三百五十元 四尺六百元 橫幅加半

屏條

照中堂八折

冊葉 每方尺一百元

扇面 每葉一百元

青綠加倍

點題加倍

補圖加倍

尺度依市尺計算

行草書例

紙用重玉版宣

中堂

三尺四十元 四尺六十元 五尺八十元

屏條

照中堂七折

聯對

照中堂六折

齋額

每字尺內二十元 尺外至二尺四十元

冊葉

每方尺二十元

扇面

騎行二十元 逐行三十元 精楷加倍 金扇加半

詩例

每件一百元

體裁篇數應聽作者自便倘欲點定另議

書潤另加

墨費一成

潤資先惠

否則不應

收件處

各大賤扇莊

通訊處

上海古拔路古拔新邨一弄二號A

同聲月刊第二卷第十號目錄

歌譜

鬲溪梅令

鬲溪梅令曲譜說明附

論著

宮調辨歧續

唐詩概說續

吟邊小識續

詞律拾遺再補續

宋詞選釋小山 樂章

王碧山年歲考

白石道人歌曲
錢萬選譯譜

錢萬選

錢萬選

玄修

俞陸雲

映庵

俞陸雲

映庵

彙輯宋人詞話續

詩詞

今詩苑

今詞林

橋西重九詩錄

序跋

宋人詞集跋尾 東坡 山谷 淮海

龔氏詞斷跋

文錄

張璠隱傳

映庵

同聲社采輯

同聲社采輯

橋西草堂輯

夏敬觀

葉恭綽

錢萼孫

本社遷移南京漢口路十九號各方
惠賜函件乞逕寄新址為感

同聲月刊社龍沐勛謹啓

鬲溪梅令曲譜說明

錢萬選

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綴有宋代管色應指俗字譜者，凡十有七首，鬲溪梅令其一也。張孟彪舒藝室餘筆謂：「宋人詞集存於今者，惟張子野、柳耆卿、分笈宮調；其有旁譜者，惟堯章此集耳。據張叔夏詞源言，其父斗南（名樞）有寄閒集，亦旁綴音譜，今已不傳，則此集實吉光之片羽矣。」然其譜法與詞源所列者，不盡相侔；且字旁、字下所著記號，尤難索解；加以轉輾抄錄，錯亂脫落之處，所在皆是。是以數百年來，無人能辨其音節。雖自清初乾、嘉以還，屢有刊本行世，流傳不衰，然亦魯鼓薛鼓，亡其音而留其譜之意也。考姜詞旁譜所用俗字，除上字作么外。與詞源管色字譜，尙相去不遠；惟字下、字旁所加符號，形體不一。字下有フ力等號，鄭文焯詞源辯律，謂フ爲五字寄太簇清，其說非是；旁譜上下查兩字者，下字疑爲長音拍號，卽底板，用於韻旁或句旁，間亦有用於句中者。字旁有フ等號，舒藝室餘筆謂フ爲折，然此與白石道人歌曲折字法之折字不同；宋詞唱法，皆一字一音，越九歌律呂字譜中有折字，亦皆一字獨用一折字，非一字唱二音也。旁譜左右查二字者，右字疑爲短音拍號，卽腰板；短音之前，大抵爲長音，揆之節奏，不得不然也。此種拍號，與詞源管色應指字譜中大住、小住、掣、折、打等號略同；所謂住、掣、打皆長拍，折卽短拍也。茲譯鬲溪梅令爲管色正字譜：

上工尺上合一上 六五六 一上六工尺上 一四合 一尺上一上 上工尺上工凡六 六五六 一
好花不與殢香人。浪粼粼。又恐春風歸去、綠成陰。玉鈿何處尋。 木蘭雙槳夢中雲。小橫陳。謾
上六工尺上 一四合 一尺上一上
向孤山山下、覓盈盈。翠禽啼一春。

a tempo *mp*

華。 木 蘭 雙

a tempo *f* *morendo* *mp* *a tempo*

f *dim.*

葉 夢 中 雲。 小 橫 陳。 漫 向 孤 山 山 下。

f *dim.*

p e rit.

覓 登 登。 翠 禽 啼 一 春。

p e rit. *a tempo*

pp *morendo* *p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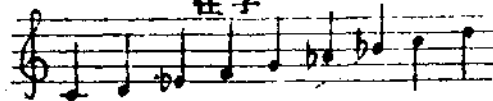
鬲溪梅令

——丙辰冬自無錫歸作此寓意——

仙呂調 北宋——仲呂羽 雙高選薛白石道人歌曲旁譜
南宋——夷則羽 並爲釐訂節拍配製鋼琴伴奏

西洋教堂古樂 F Dorian

住字



律呂：	黃	太	夾	仲	林	夷	無	清	清
管色俗字：	△	マ	⊖	么	人	⊙	④	久	夕
管色正字：	合	四	正	上	尺	王	瓦	六	五
七聲：	角	變	徵	羽	閏	宮	商	角	變
今譜：	工	凡	合	四	一	上	尺	工	凡

Adagio Commodo



鬲溪梅令原注仙呂調，管色用合、四、下一、上、尺、下工、下凡、六、五；旁譜一、工、凡皆下一、下工、下凡之略。仙呂調爲羽聲，住字爲上，卽七聲之羽，猶今譜之四。故譯成今工尺譜，「好花不與殢香人」句，當爲四上一四下合四，餘倣此。陳東塾先生譯暗香一譜（見詞學季刊一卷二號），以管色仙呂宮之上，當今譜之五，卽此意也。惟據宋陳元靚事林廣記卷八管色指法，當時笛管所吹者，有六、凡、工、尺、勾、上、一、四、合、五、尖一、尖上、尖尺、尖工、尖凡、大凡各音；除五聲、二變外，僅可吹一勾字。是則宋笛似非旋宮之器，苟無七笛，以吹七均（五中管除外），則南宋七宮十二調中，所可吹者，僅黃鐘均之正宮、大石調、般涉調及仲呂均之道宮、小石調、正平調；二宮四調而已。下一、下工、下凡，有其名而無其實，管色以一、工、凡代之；名爲仙呂調，實乃道宮也。茲以黃鐘合字，當西樂中央C，而以下凡、下一、下工、配變B、變E、變A，實第九世紀格累哥利調式（Gregorian Modes）中之厄夫多利安（F Dorian）也。厄夫爲起調之音，猶言仲呂；多利安，羽聲也。如去五線譜調首三變號，卽自成道宮（F Lydian）矣。好、與、人、浪、鄰（第二字）、去、陰、何、尋、木、槩、雲、小、陳、下、盈（二字）、啼、春諸字皆有長拍號，用一拍半以上之長音；綠、處、中、覓、一諸字皆有短拍號，用半拍之短音。陰字旁譜爲勾。按仙呂調無勾字，「綠成陰」句與「覓盈盈」同調，當爲合字之譌也。

宮調辨歧續

梁溪錢萬選

辨調第二

宮調之體制果何如耶？燕樂何以祇用宮、商、角、羽四調耶？諸宮調之區別果何在耶？凡此數端，皆宮調之關鍵所在，而諸家所論列，或空言無實，故玄其說；或語焉不詳，諱言其故。間有好學深思之士，師心憑臆而強爲之解，然亦似是而非，終難自圓其說也。茲爲參證諸書，分別論列，以貢一得。

一、論燕樂宮調。宋史樂志引蔡元定燕樂一書云：「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聲之對，故爲宮。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略也。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鐘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爲律本：此其夾鐘收四聲之略也。」其使人大惑不解者，厥爲「四變爲宮」，「七閏爲角」，「變徵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數語。凌廷堪因燕樂以聲配律而解釋「四變爲宮」之宮爲變宮，其言曰：「四變爲宮，本變徵聲；因以凡字配應鐘，故名爲變宮，非真陰陽易位也。」意者，宮、商、角、變、徵、

羽、閏七聲原當上、尺、工、凡、六、五、乙七字；今以變徵凡字配應鐘，如以黃鐘當宮聲，則變徵當爲變宮矣。王光祈則解釋陰陽易位一語爲陽律蕤賓與陰律仲呂互易其位，故變實爲清角，閏實爲清羽；角變與羽閏，皆二律相連者也。又引古爲喻，以爲古樂之變，卽燕樂之宮，惟古樂以黃鐘爲律本，燕樂則以夾鐘爲律本耳。其式如左（中國音樂史上册一二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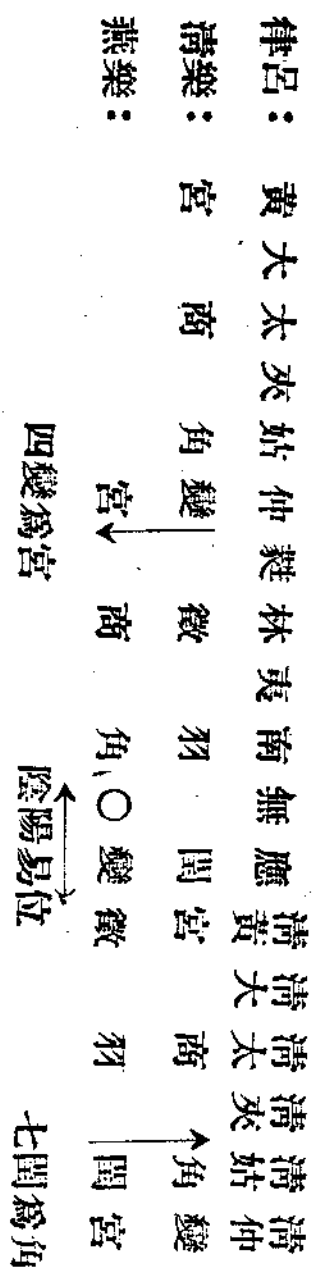
字譜：	合	四	上	尺	凡	六	五	乙
古律：	黃	太	夾	姑	仲	蕤	賓	無
引爲古聲：	宮	商	角	變	徵	羽	閏	宮
燕律：	夾	仲	蕤	無	黃	太	夾	姑
燕調：	宮	商	角	變	徵	羽	閏	宮

此所謂宮聲，實商聲也。四變爲宮則然矣，七閏爲角猶未合也；而王光祈曰，七閏爲角者，古樂之閏，燕樂之清角也。是與凌廷堪以四變爲宮之宮爲變宮，實同其謬誤也。

欲析此疑，請先言魏晉六朝之清樂。隋書音樂志云：「清樂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以來舊曲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屬晉朝遷播，符永固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

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又云：「譯又與夔俱云：案今樂府黃鐘，乃以林鐘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鐘宮，以小呂爲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樂黃鐘宮，以黃鐘爲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徵。衆皆從之。」小呂卽仲宮也。以林鐘爲調首，卽以黃鐘爲宮之徵音起調也。禮記以「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故曰失君臣之義也。以小呂爲變徵，卽所謂「陰陽易位」；是則名曰黃鐘宮，實卽林鐘宮也。按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理，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而非仲呂，故曰乖相生之道。夫徵調，今泰西之大調也。大調以「獨覽梅花掃臘雪」協「徵羽閏宮商角變」，則獨生掃，掃生覽，覽生臘，臘生梅，梅生雪，雪生高花，而不可以生花，所謂乖相生之道者也，然其調則美於宮聲。隋志樂府黃鐘，清樂黃鐘宮，皆奏徵聲，是豈孟子所謂「天下之耳期於師曠」歟？凌廷堪曰：「清樂，卽魏、晉以來之清商三調也。三調者：清調也，平調也，側調也。龜茲樂未入中國以前，梁、陳之俗樂如此。姜堯章云：『琴七絃加變宮、變徵爲散聲者曰側弄。』是清樂之側調用二變者也。又云：『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是清樂之清調、平調不用二變者也。荀勗之正聲、下徵、清角，亦祇三調也。」又曰：「清樂之側調，亦雜入燕樂，而不可復識矣。今之南曲，清樂之遺聲也；清樂，梁、陳、南朝之樂，故相沿謂之南曲」。竊以爲宋志之所謂四變爲宮，七閏爲角，蓋清樂

之變，即燕樂之宮，而燕樂之閏，即清樂之角也。試為圖以明之：



「陰陽易位」，謂以清樂為準，燕樂之變已易其位也。清樂角變二律兩連，而燕樂角變則隔一律。「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者，則宋史樂志有云：「竊考元定言燕樂大要，其律本出夾鐘，以十二律兼四清為十六聲，而夾鐘為最清；」燕樂之閏聲當古律姑洗清聲，為十六聲所不及，故曰七聲所不及。七聲，亦以聲飾律之詞耳。故燕樂之調，仍古樂之舊者也。燕樂之源，出於龜茲琵琶。隋書音樂志云：「譯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引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鐘之宮。應用林鐘為宮，乃用黃鐘為宮；應用南宮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鐘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鐘一宮七聲，二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是即以太樂之變徵為宮，徵調還為宮聲也。太樂所奏林鐘之宮，名曰宮聲，實為徵調。應用林鐘為宮，乃用黃鐘為宮，猶清樂應用

黃鐘爲宮，燕樂乃以仲呂爲宮也。爲圖以明之：

律呂：	黃	大	太	夾	姑	仲	蕤	林	夷	南	無	應	清黃	清大	清太	清夾
太樂：	變	徵	羽	宮	商	角	變	徵	羽	宮	商	角	變	徵	羽	宮
鄭譯：	宮	商	角	變	徵	羽	宮	商	角	變	徵	羽	宮	商	角	變

雅樂原以黃鐘爲律本，而太樂宮聲起於林鐘，是則以雅樂之徵聲爲宮，實爲林鐘徵調，而仍名之曰林鐘之宮。鄭譯所立之調，蓋還爲雅樂黃鐘之宮者也；而隋志乃以爲「一宮七聲，二聲並戾」，是謂鄭譯之聲與太樂之聲並戾，變徵聲互差六律，其餘七聲均互差五律也。其餘十一宮七十七音，悉皆如此。陳澧聲律通考云：「宮與商，商與角，角與變徵，徵與羽，羽與變宮，皆隔一律；變徵與徵，變宮與宮，皆相連二律不隔也。」王光祈以角變與羽閏爲二律相連不隔，實非確論。證之燕樂黃鐘獨用合字，仲呂獨用上字；上者，宮也，是則燕樂以清樂黃鐘宮之變徵音仲呂爲宮也。明宋潛溪論琴，謂南宋楊守齋以仲呂爲宮爲疑，宋房庶亦云，太常樂黃鐘適當仲呂；此謂燕樂立調之方法，猶言燕樂黃鐘宮之黃鐘音，在七聲中之位置適當清樂黃鐘宮之仲呂，非謂燕樂黃鐘一律之清濁，恰合清樂之仲呂，是不可以無辨也。

二、論徵、角二調。宋史樂志云：「古樂止用十二宮。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呂，惟十二宮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月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宮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

二調。古人於十二宮，又特重黃鐘一宮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漢魏以來，燕樂或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爲調者，惟迎氣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宮聲是也。」可見古樂以宮聲爲主，商角徵羽各調不過備數而已。管子地員篇曰：「凡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馬鳴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窟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其商角徵羽，實有其聲而無其調也。孟子有「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之語，史記刺客列傳云：「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角、徵及羽聲，實不常用，變徵更無論矣。

燕樂以琵琶四絃立四調，曰宮、曰商、曰角、曰羽，而無徵調。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自魏、晉後，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之均韻矣。孟軻氏亦言：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時徵、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規作之哉？唐開元時，有若望瀛法曲傳於今，實黃鐘之宮。夫黃鐘之宮調，是爲黃鐘宮之均韻可爾奏之，乃么用中呂，視黃鐘則爲徵。既無徵調之正，乃獨於黃鐘宮調間用中呂管，方得見徵音之意而已。及政和間作燕樂，求徵、角調二均韻亦不可得，有獨以黃鐘宮調均韻中有曲，而但以林鐘卒之。是黃鐘視林鐘爲徵；雖號徵調，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鐘，以林鐘爲

「徵之均韻也。」是則徵調非不可得也，特不知其爲徵調耳。隋太樂宮聲起於林鐘，實卽林鐘徵也；而因林鐘徵屬黃鐘均，遂強以宮聲名之。清樂黃鐘宮以仲呂爲變徵，實卽黃鐘徵也；而因以黃鐘爲調首，遂強以宮聲名之。開元之法曲，與清樂如出一轍；政和之燕樂，又與隋之太樂不謀而合。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徵招序云：「徵招、角招者，政和間大晟府嘗製數十曲，音節駁矣。予嘗考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徵爲去母調，如黃鐘之徵，以黃鐘爲母，不用黃鐘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琴家無媒調商調之類，皆徵也，亦皆具母弦而不用，其說詳於予所作琴書。然黃鐘以林鐘爲徵，住聲於林鐘，若不用黃鐘聲，便自成林鐘宮矣；故大晟徵調兼母聲，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子嘗使人吹而聽之，寄君聲於臣民事物之中，清者高而亢，濁者下而遺，萬寶常所謂宮離而不附者是已。因再三推尋唐譜并琴弦法，而得其意；黃鐘徵雖不用母聲，亦不可多用變徵蕤賓、變宮應鐘聲，若不用黃鐘而用蕤賓、應鐘，卽是林鐘宮矣。餘十一均徵調倣此。其法可謂善矣，然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難入燕樂；故燕樂闕徵調，不必補可也。」母聲猶言祖調，卽一均中之宮聲也。林鐘徵（姜夔謂之黃鐘徵）與黃鐘宮（俗稱正宮）同屬黃鐘均，而徵聲又酷似宮聲，林鐘徵以黃鐘爲宮，而林鐘宮則以大呂爲變徵，所差僅此一律耳。禮記稱「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伶州鳩有「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之說，漢儒遂倡「臣民事物，不得凌君」之謬論。

。徵調之中，徵聲濁於宮聲，亦即律管長於宮聲，故曰「聽之寄宮聲於臣民事物之中。」然林鐘徵不用母聲，則又無異於林鐘宮。唐宋人囿於舊說，疑神疑鬼，徵調之中，并二變亦不多用。然則林鐘徵黃鐘聲既不用，蕤賓、應鐘亦不常用，其所以異於林鐘宮（俗稱南呂宮）、林鐘商（俗稱小石調）、與林鐘羽（俗稱黃鐘羽）者幾希矣。故其聲單純，只可施之琴瑟，難入燕樂也。白石道人歌曲除越九歌外，皆用宋俗字注譜，後人都不能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謂：「宋代曲譜，今不可見，無人能歌，莫辨其似波似磔，宛轉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者，節奏安在？然歌詞之法，僅僅留此一線，錄而存之，安知無懸解之士，能辨其分判者乎？魯鼓薛鼓，亡其音而留其譜，亦此意也。」詞源管色應指字譜雖將宋俗字與正字並列對照，然與姜譜頗不相侔，且有若干記號均未列入。筆者嘗用種種方法，尋繹姜譜字義。如根據殺聲，推斷各調之住字，然後羅列各曲，互相參稽，辨其異同。遇有疑字，先作一假設，施之各曲，連綴上下，一一試唱；脫不可通，則另作假設，務求其適合各曲而後已。茲先將角招、徵招二曲，試譯成管色正字譜如次：

角招

一尺工 六凡工合四 合一尺一 合一四合一 一尺六凡 工尺六工 凡勾尺工 合一凡 工尺勾一
爲春瘦。何堪更繞湖，盡是垂柳。自看煙外岫。記得與君，湖上攜手。君歸未久。早亂落、香紅千畝。

合四一四合一 工凡六五六工 尺勾一尺一 尺一 合一尺工 六凡工合 四合一尺一 合一四合一
一葉凌波縹緲。過三十六離宮，遣游人回首。猶有。畫船障袖。青樓倚扇，相映人爭秀。翠翹光欲溜
一尺六凡 工尺六工 工勾尺工 合一凡 工尺勾一 合四一四合一 工凡六 五六工 尺合一
。愛著宮黃，而今時候。傷春似舊。蕩一點、春心如酒。寫入吳絲自奏。問誰識、曲中心、花前友。

（陸鐘輝本
作花前後）

徵招

六凡工合一四合 工勾一尺工尺 工六五六工 尺勾一尺一 合一四合一 尺工凡 工尺勾一 尺工凡
潮回却過西陵浦，扁舟僅容居士。去得幾何時，黍離離如此。客途今倦矣，漫贏得、一襟詩思。記憶江
工 尺勾一合 一尺工尺 工尺 工凡工 一四合 工勾一尺工尺 工六五六工 尺勾一勾一 合一
南，落帆沙際，此行還是。 迤邐。剡中山，重相見、依依故人情味。似怨不來遊，擁愁鬢十二。一邱
四合一 尺工凡 工尺勾一 尺工凡 工尺勾一 合一尺工尺
聊復爾，也孤負、幼輿高致。水荳晚，漠漠搖煙，奈未成歸計。

晉荀勗造十二笛，各吹正聲、下徵、清角三調。正聲，宮聲也；下徵，徵調也；清角，角調也。姜夔徵
招自序因稱「此曲依晉史名曰黃鐘下徵調，角招曰黃鐘清角調」。張孟彪舒藝室餘筆有白石道人歌曲校
語，其於徵招序「黃鐘徵雖不用母聲，亦不可多用變徵蕤賓、變宮應鐘聲」句注云：「案此詞八用合字
，七用凡字，五用勾字，不爲少矣。」「然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句注云：「此詞又屢用六五。」又

云：「蔡條鐵圍山叢談：時燕樂告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清壽星明者，極韶美，次膺作一詞云云。案此卽丁仙現所譏落韻者也。晁端禮黃河清詞，今見彼集，與此詞句調亦略近；然則姜雖自度曲，實蓋本舊腔耳。」考宋俗字譜之工尺應律呂，今譜之工尺應宮商；宮商旋轉於律呂中，初無定位。宋譜之合，猶言黃鐘，譯成今譜，可以爲合，可以爲四爲一，亦可以爲上尺工凡。以上二譜，皆屬黃鐘均，宋俗字用合四一勾尺工凡六五，當今譜之上尺工凡六五乙仕伋。白石道人歌曲旁譜，皆當作如是觀。舒藝室餘筆亦云：「宋人歌詞以合、下四、四、下一、一、上、勾、尺、下工、工、下凡、凡配十二律、以六、下五、五、一五配四清聲，凡十六聲。今人度曲，以上尺工六五配五聲，以乙凡配二變，而各有低聲、高聲，凡二十一聲，然皆不能盡用也。以之配字，各有條理；故卽依旁譜歌堯章詞，必不能相合也。」上列二譜，互參沈遜齋本、彊村叢書本（校刊江研南手抄本）及四部備要本（校刊愉園叢書本）譯出。三本中就旁譜論，前二本各有短長，後一本錯誤最多。譯時間有認爲三本皆不足據者，如徵招「一邱聊復爾」句之「聊」字，三本皆作工，而譜之聲律，固宜作四；且此句與「客途今倦矣」句同一曲調，「今」字既作四，工字必爲四字之誤無疑也。關於白石道人歌曲旁譜，當另作專文以論之。徵招譜中，九用黃鐘合字（舒藝室餘筆則稱八用合字），五用清黃鐘六字，九用蕤賓勾字（餘筆謂五用勾字），六用應鐘凡字（餘筆謂七用凡字）；可見姜堯章之於徵調，既不去其母聲，亦不避用二變。蓋「黃鐘

以林鐘爲徵，住聲於林鐘，若不用黃鐘聲，便自成林鐘宮；「惟其用黃鐘聲，始見其爲林鐘徵而非林鐘宮。至於「大晟府徵調兼母聲，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者，林鐘徵調曲中，兼母聲之句似黃鐘均，不兼母聲之句則似林鐘均也。然一曲之中，未必每句皆包七聲，全曲既兼用母聲，自是黃鐘均，而非林鐘均；若斷章取義，則無曲而不落韻矣。如徵招「潮回卻過西陵浦」句用合字固屬黃鐘均，而「扁舟僅容居士」句不用合字，卽謂之似林鐘均，何聽者健忘若是耶？夫林鐘徵，黃鐘均之徵調也；然則林鐘徵與黃鐘宮之區別果在乎？曰：住聲於黃鐘者爲黃鐘宮；住聲於林鐘者爲林鐘徵；如是而已。

考泰西教堂古樂亦有七調：曰多利安，羽聲也；曰夫利基安，變宮聲也；曰利提安，宮聲也；曰密克索利提安，商聲也；曰伊俄利安，角聲也；曰愛俄尼安，徵聲也；曰羅克利安，變徵聲也。其變徵聲時以爲瀆神，屏而不用，有其聲而無其調，故實共六聲。六聲旋轉於十二律中，亦得七十二調。惟一調之中，自宮至商，自商至角，自角至變，皆隔一律，稱曰三雙律，西人以為不協者也。於是羽聲及宮聲之變徵音，奏唱之際，輒陰陽易位，降低一律；變宮聲之宮音則升高一律，實卽移宮犯調也。又西樂結聲之律甚嚴，且結聲之音，輒以低一律之音爲之前導；於是商調之宮音亦遞升一律，使與商音二律相連不隔，一如宮聲之變宮與宮，徵調之變徵與徵焉。是則宮犯徵，商亦犯徵，而羽犯角，變徵亦犯角。故

六調併而為徵、角二調。徵調，今泰西通用之大調也，而角調則為小調。大小二調旋轉於十二律中而得二十四調。然則徵、角二調，西樂珍之若瑾瑜，而燕樂棄之若敝屣，其故果安在哉？

姜夔徵招自序云：「予嘗考唐田畸聲律要訣，謂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徵調豈真非流美乎？曰：非也。苟勗固於宮聲以外，首用徵、角二調者也。政和燕樂求徵、角調不可得，非真不可得也。蓋徵調已成，而猶誤以為宮；角調已成，而猶誤以為閏也。夫燕樂四調，其角聲為閏，而非正角。與四調中之宮、商二調相類者，徵也；與四調中之羽、角二調相類者，正角也。茲以黃鐘均各調為例，作圖以明之：

律	四	黃	大	夾	姑	仲	蕤	林	夷	南	無	應
正	宮	宮	商	角	變	徵	羽	閏	宮	角	變	徵
道	宮	正	徵	徵	羽	閏	宮	商	角	變	徵	羽
越	調	(黃鐘商)	商	角	變	徵	羽	閏	宮	角	變	徵
中	呂	調	(黃鐘羽)	羽	閏	宮	商	角	變	徵	羽	閏
仙	呂	角	(黃鐘角)	角	變	徵	羽	閏	宮	商	角	變
高	大	石	角	(黃鐘閏)	閏	宮	商	角	變	徵	羽	閏

可見徵調與宮、商二調均差一律，而正角調與羽、角二調亦均差一律：此宋人之所以不能辨徵、角二調也。且燕樂中移宮犯調，習以爲常，而尤以宮犯商，商犯宮爲最；則以宋人之庸賤，辨徵調於移步改觀之宮、商二調間，誠戛戛乎其難矣。

三、論起調畢曲。八十四調凡十二均，其同均之七調，必以同律爲宮，同律爲商，同律爲角，爲變，爲徵，爲羽，爲閏。如仙呂宮、商調、仙呂角、仙呂變徵、仙呂正徵、仙呂調及商角，均以夷則爲宮，無射爲商，黃鐘爲角，太簇爲變，夾鐘爲徵，仲呂爲羽，林鐘爲閏，然則其區別果安在哉？曰、惟結聲而已。曲譜以立調之音爲曲終之音，沈存中夢溪筆談謂之殺聲，蔡元定律呂新書謂之畢曲，姜堯章白石道人歌曲謂之住字，而張炎詞源謂之結聲。仙呂宮以宮音夷則爲結聲，商調以商音無射爲結聲，仙呂角以角音黃鐘爲結聲，仙呂變徵以變音太簇爲結聲，仙呂正徵以徵音夾鐘爲結聲，仙呂調以羽音仲呂爲結聲，而商角則以閏音林鐘爲結聲。以是一均之中，七調乃判。燕樂考原引朱文公云：「張功甫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歷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首二字是某調，章尾卽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亦以清聲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鑿字皆是濁聲黃鐘調，末以濁聲結之。」宋史樂志亦引蔡元定之說云：「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

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徵皆不成，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鐘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爲六十調。「沈括但言殺聲，姜夔但言住字，張炎但言結聲，而蔡元定則既曰起調，又曰畢曲，是與「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之說從同者也；而凌廷堪則非難之，燕樂考原云：「蔡元定律呂新書起調畢曲之說，於古未之前聞也。彼蓋因鄭譯之八十四調，去二變而演爲六十調，於心終覺茫然無術以別之。因見沈氏筆談某調殺聲用某字，又見行在譜子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卽以某調終之語，又以殺聲及首尾等語不典，遂乃撰爲起調畢曲之言，以爲六十調之分別在此，而又諱其所自來，以驚愚惑衆；究之於沈氏之所謂殺聲者，又何嘗了然於心哉？某調殺聲用某字者，欲作樂時見此曲殺聲是某字，卽用某調奏之；非宮調同此抗隊，而徒恃殺聲一字以爲分別也。如宮調別無可辨，徒以殺聲辨之，則黃鐘起調

舉曲謂之黃鐘宮者，改作太簇起調畢曲，又可謂之太簇宮，則宮調亦至無定不可據之物矣。後之論樂者，如唐應德、李晉卿輩，咸奉起調畢曲爲聖書，豈知其爲郢書燕說，淺近如此乎？」又云：「夫五聲之於耳，猶五色之於目也：必青色然後謂之青，必黃色然後謂之黃，必赤、白、黑色然後謂之赤、白、黑也。若不問其何調，而但以起調畢曲辨之，則與以一色之物，但題青、黃、赤、白、黑之號以辨之者何異？試以今之度曲家明之，工字調與六字調，迥不相同，雖俗工亦知之也。倘以工字調之曲，用六字起調畢曲，即可謂之六字調，聞之者有不啞然失笑者乎？近方氏成培談燕樂，亦仍其謬。謂如黃鐘宮則用合字起調畢曲，然則以合字起調畢曲，不拘今七調中何調，皆可謂之黃鐘宮。是古之宮調尙未明，今之宮調已全昧；古之宮調反不如今之七調鑿然爲可考矣。推其意，以爲燕樂有二十八調，今祇七調，對之如治絲而棼，心目俱亂，中旣無所見，而外又震於考亭、西山之名，遂不得不從其說。不知燕樂二十八調，卽今之七調。一均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不必作捕風繫影之談也。卽以蔡氏之說而論，黃鐘宮、無射商、夷則角、仲呂徵、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畢曲者，在燕樂殺聲則有六、凡、工、上、一之不同，亦豪釐之於千里也。且其所論者，雅樂耳。方氏必欲強合於燕樂，其參差不齊之故，雖支離牽附，究何益乎？方氏又譏今之度曲家殺聲不用本律；不知在宋已然，沈存中所謂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是也。殺聲雖不歸本律，而調之爲調，不因殺聲而改；則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其理益明矣。蕭山毛氏曰：

「設有神瞽於此，欲審宮調，不幸而首聲已過，必俟歌者自訴而後知之。」誠快論也。「凌氏不曰「均四調，七均故二十八調，」乃曰「一均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其誤均爲調，誤調爲均固勿論矣，於宮調之辨，又何嘗了然於心哉？乃誣蔡氏爲「郢書燕說，驚愚惑衆，」誠自欺欺人之談也。凌氏屢言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然宮調之辨果何在，凌氏亦諱言之。徧閱燕樂考原一書，僅於卷三林鐘商一調之按語中，有「調之爲調，在五聲二變之還相爲宮，不在起調畢曲」寥寥數言。惟五聲二變還相爲宮所判者，均也，非調也。漢代旋宮之法不行，大呂、夾鐘、仲呂、夷則、無射五鐘廢而不擊，謂之啞鐘。以七律應七聲，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閏；故所存者唯黃鐘一均而已。然變極七音，亦可以成七調。其宮之所以爲宮，非因以宮聲爲起迄乎？商之所以爲商，非因以商聲爲起迄乎？而凌氏曰：「黃鐘起調畢曲謂之黃鐘宮者，改作太簇起調畢曲，又可謂之太簇宮，則宮調亦至無定不可據之物矣。」殊不知同一以黃鐘起調畢曲也，黃鐘可以爲宮，亦可以爲商，可以爲角，亦可以爲變，可以爲徵，亦可以爲羽若閏。分屬於七均，而有正宮、越調、仙呂角、中管道宮變徵、道宮正徵、中呂調、高大石角七調之別焉。凌氏又舉工字調與六字調爲例。不知俗工以小工笛翻七調，變極七音，實僅一均也。俗工強以小工笛之五六凡工尺上一爲凡工尺上一四合，名之曰六字調，則六字調之尺上合諸音，皆高一律矣。小工笛所可吹者，工字調一均而已，稱之曰工字均可耳，

調字云乎哉？乃強不可旋宮之器翻七均，則誠如童斐中樂尋源所云：「小工調準笛，若翻凡、尺兩調、各差二字；翻六、上兩調，各差三字；翻正宮調、一字調，各差一字。其所差字，非借用升半音，即借用降半音。七聲中忽有一二字升、降半音，於調必不諧。然今笛翻調，聽者並無不順之嫌，則耳與笛習，聽官隨器同訛矣。」工字調與六字調固同屬一均也，而必欲以旋宮目之，則捨指五爲凡，指六爲工，指凡爲尺，指工尺爲上一，指上一爲四合，而指工字調爲六字調外，其道莫由也。是誠與以一色之物，但題青、黃之號以辨之者何異？而凌氏不知也。縱令小工笛爲旋宮之器，則工字調一均之內，正宮之爲宮聲，大石調之爲商聲，般涉調之爲羽聲，其間參差，果何由而辨之哉？宮之爲宮，非因以宮聲爲起訖耶？商之爲商，非因以商聲爲起訖耶？凌氏漫云「工字調之曲，用六字起調畢曲，即可謂之六字調，聞之者有不啞然失笑者乎？」不知六字調者，均名也，非宮調名也。近人吳瞿菴顧曲塵談以南呂宮、黃鐘宮、商調、越調、商角配六字調或凡字調，則諸宮調之祖調，實已錯綜不可辨；宮調之名，有其名而無其實矣。夫均有十二，所以應聲之清濁者也。聞一音而立辨其律呂之位，爲常人所不能；聞一調而立判其宮商之序，則人人可得而爲之。取銀字管吹般涉調，其聲卽高般涉調，而聞者莫辨，但知其爲羽聲耳。必欲知其所屬之均，則惟有驗之律準而已。設有神瞽於此，欲審宮調，苟首聲未過，而起調畢曲之法倖存，則爲宮、爲商之調可立辨，而所屬何均不知也。苟起調畢曲之法廢，則雖三復其曲而不能辨其調

，更無論均矣。縱令歌者自訴，終莫知其所以也。吳瞿菴氏云：「次仲謂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此說誠是。如宮調腔格，有一定氣韻。用六、凡調者（原注：如商調、黃鐘、南呂等）其聲必低咽；用小工、尺字調者（原注：如仙呂、中呂、道宮等）其聲必高揚；笛管一吹，自能分析，不必視起調之何若，而後知某宮、某調也。次仲所云，中脫一字；若云不僅在起調畢曲，則圓滿矣。」（見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與夏履禪書）今笛六字、凡字調，低聲字多於小工調、尺字調，其間自有差別；然所能辨者在爲六字、爲小工之均，而非爲宮、爲商之調也。至謂宮調腔格有一定氣韻者，蓋小工笛翻七調，其正宮調之上字升一律；凡字調乙、凡二字各降一律，尺字調上、六二字各升一律，六字調合、上、尺三字各升一律，上字調一、工、凡三字各降一律；所訛之字有多寡，故氣韻亦各殊也。脫今笛爲旋宮之器，七調皆無訛字，則僅能略辨其調之高低而已。多低聲字者有正宮、六字、凡字諸調，多高聲字者有尺字、上字、一字諸調；欲辨及微茫，如般涉之於高般涉，苟非聽覺特聰，殆有所不能也。且今笛協曲，納諸宮調於七調中，一調所吹者有數宮調，而同一宮調，可配數調；蓋所以遷就歌喉之清濁，而宮調則混淆而無所專屬矣。中樂尋源云：「今以笛協曲，有時正宮調改爲六字調，小工調改爲尺字調；甚至如混江龍一曲，或用正宮調，或用六字調，或用尺字調，卽訂譜亦隨意變更之」。卽如吳梅以南呂宮、黃鐘宮、商調、越調、商角配六字調或凡字調，則不特諸宮調淆而不分，而六字調與凡字調、小工調與尺字調

，亦淆而不分也。南呂宮、黃鐘宮之爲宮，商調、越調之爲商，商角之爲角，果何由而區別之乎？宮之爲宮，非因以宮音（今笛上字）畢曲乎？商之爲商，非因以商音（今笛尺字）畢曲乎？

吳梅謂凌氏所云，脫一「僅」字，宜曰宮調之辨，不僅在起調畢曲；殆亦知起調畢曲之說，不可等閒視也。夫旋宮所判者爲均，而起調畢曲所判者爲調；二者合而宮調立焉。此可以曲譜爲證，不必作捕風繫影之談也。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所載風雅十二詩譜，其小雅詩譜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山有臺、南山有臺六篇爲正宮（原注：「黃鐘清宮，俗呼正宮」），並用宮音黃鐘起調畢曲。茲錄其一：

皇皇者華 五章、章四句

皇黃 皇南者 林華 南于 林 彼 姑 原 林 隰 南 馳 馳 林 征 馳 夫 姑 每 應 懷 南 靡 清 及 黃

我黃 馬 姑 維 馳 駒 姑 六 清 纒 姑 如 林 濡 南 載 林 馳 南 載 黃 驅 姑 周 馳 爰 姑 咨 太 詠 黃

我清 馬 林 維 應 騏 黃 六 林 纒 南 如 林 絲 姑 載 林 馳 南 載 馳 驅 林 周 應 爰 黃 咨 太 謀 清

我黃 馬 林 維 應 駱 南 六 林 纒 姑 沃 林 若 南 載 馳 南 載 馳 驅 林 周 黃 爰 姑 咨 太 度 黃

我黃 馬 南 維 應 駟 黃 六 黃 纒 姑 既 林 均 南 載 馳 南 載 黃 驅 姑 周 應 爰 南 咨 太 詢 黃

曲中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閏，此黃鐘均之所以爲黃鐘均也。然用此七律，猶不足以辨其爲正宮。蓋黃鐘均有七調，除宮聲爲正宮外，商聲爲大石調，

角聲爲正黃鐘宮角，變聲爲正黃鐘宮轉徵，徵聲爲正黃鐘宮正徵，羽聲爲般涉調，閏聲爲大石角，皆以黃、太、姑、蕤、林、南、應爲宮、商、角、變、徵、羽、閏者也。然則其區別果安在哉？曰：在於起調畢曲。以宮音黃鐘起調畢曲者，正宮也；以商音太簇起調畢曲者，大石調也；以角音姑洗起調畢曲者，正黃鐘宮角也；以變音蕤賓起調畢曲者，正黃鐘宮轉徵也；以徵音林鐘起調畢曲者，正黃鐘宮正徵也；以羽音南呂起調畢曲者，般涉調也；以閏音應鐘起調畢曲者，大石角也。故曰：旋宮所判者，均也；起調畢曲所判者，調也。合旋相爲宮與起調畢曲，八十四宮調立焉。其南國風詩譜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六首爲越調（原注：「無射清商，俗呼越調」，）並用商音黃鐘調起調畢曲。茲錄關雎一首如下：

關清關南雎林鳩南在黃河姑之太洲黃窈林窕南淑清女姑君清子林好南述清
黃參南差南苕林菜南左林右南流無之清窈仲窕林淑無女姑寤太寐姑求太之黃求清之南不林得南寤姑寐仲
黃思南服林悠姑哉仲悠姑哉太輶清轉南反無側清
黃參清差無苕南菜林左太右林采南之清窈姑窕仲淑林女南琴林瑟姑友太之姑參太差黃苕姑菜林左林右姑
黃芼林之南窈清窕南淑林女太鐘黃鼓南樂無之清

是與小雅詩譜六首，並以黃鐘起調畢曲者也；而一爲正宮，一則爲越調。凌廷堪難起調畢曲說曰：「黃

鐘起調畢曲謂之黃鐘宮者，改作太簇起調畢曲，又可謂之太簇宮，則宮調亦至無定不可據之物矣。殊不知同以一律起調畢曲，亦有七調可辨；此均有異也，旋宮使然耳。此曲以無射爲宮，黃鐘爲商，太簇爲角，姑洗爲變，仲呂爲徵，林鐘爲羽，南呂爲閏；故黃鐘起調畢曲者，商音起調畢曲也。惟其以商音起迄，故爲越調；如以宮音無射起迄，則又自爲黃鐘宮（古稱無射宮）矣。

姜夔越九歌十篇，雖不限以本律之音起調，而皆以本律之音畢曲。其中帝舜楚調原注黃鐘宮，卽所謂正宮，以宮音黃鐘畢曲；王禹吳調原注夾鐘宮，卽所謂中呂宮，以宮音夾鐘畢曲；項王古平調原注無射宮，卽所謂黃鐘宮，以宮音無射起調畢曲；越王越調原注無射商，以商音黃鐘起調畢曲，越相側商調原注黃鐘商，卽所謂大石調，以商音太簇畢曲；濤之神原注雙調，以商音仲呂畢曲；旌忠中管商調原注南呂商，以商音應鐘畢曲；曹娥蜀側調原注夷則羽，卽所謂仙呂調，以羽音仲呂起調畢曲；龐將軍高平調原注林鐘羽，以羽音姑洗畢曲。蔡孝子中管般膽調，原注大呂羽，以羽音無射起調畢曲。十章之中，除越相側商調不用徵音，龐將軍高平調不用變徵音外，餘皆用七聲。古籍所傳律呂字譜，僅風雅十二詩譜及越九歌二種而已。風雅十二詩譜爲唐開元鄉飲禮所奏樂章，趙彥肅傳其譜，朱子取之，載於儀禮經傳通解。越九歌爲姜夔倚聲所作之辭，其序曰：「越人好祠，其神多古聖賢，子依九歌爲之辭，且系其聲，使歌以祠之。」白石道人歌曲其餘旁譜皆宋代俗字，而結聲莫不爲立調之音。如鬲溪梅令原注仙呂

調，起調畢曲並用仲呂上字。杏花天影不注宮調，舒藝室餘筆云：「以其所用字及殺聲推之，則中呂調也」，畢曲用清黃鐘六字。醉吟商小品亦不注宮調，餘筆云：「據其名稱及序云雙聲，則雙調也」。畢曲用仲呂上字。玉梅令原注高平調，畢曲用姑洗一字。霓裳中序第一據序稱商調，畢曲用無射下凡字。揚州慢及長亭怨慢原注均中呂宮，畢曲並用夾鐘下一字。淡黃柳原注正平調近，畢曲用太簇四字。石湖仙原注越調，起調畢曲並用清黃鐘六字。暗香、疏影原注仙呂宮，畢曲皆用夷則下工字。惜紅衣原注無射宮，起調畢曲並用無射下凡字。角招原注黃鐘角，起調畢曲並用姑洗一字。徵招爲黃鐘正徵，畢曲用林鐘尺字。秋宵吟原注越調，畢曲用清黃鐘六字。淒涼犯愉園叢書本注仙呂調犯商調，畢曲用仲呂上字。翠樓吟原注雙調，畢曲亦用仲呂上字。觀此，可知唐代曲譜，咸以立調之音起調畢曲；宋代曲譜則以立調之音畢曲，而不限以立調之音起調。雖亦有如沈括夢溪筆談所言：「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者，然此實宮調名實不符耳。如名曰正宮，而以商音畢曲，則以大石調名之可也，何有於正宮哉？不曰宮調之張冠李戴，乃誣畢曲之說爲無稽，此猶見馬而呼牛者曰：「牛何嘗有角耶」？其可訕孰甚？苟宮調名不符實，自古已然，則雖滔滔者天下皆是，蔡元定獨持異議，力闢其妄可也。今律呂新書所言，不過祖述唐、宋之成法而已，乃凌廷堪曰：「起調畢曲之說，於古未之前聞也」。又曰：「諱其所自來，以驚愚惑衆」。豈徒拾古人牙慧者，方可謂有卓見乎？若凌氏者，誠可謂坐井觀天矣。

自明以後，俗樂字譜但用九字，其上、尺、工、凡、六、五、乙，七聲之宮、商、角、變、徵、羽、閏也，合、四則爲六、五之濁音；故宮聲以上字住，商聲以尺字住，角聲以工字住，變聲、徵聲各以凡字、六字住，羽聲、閏聲各以五字、乙字住。然此與補筆談：凡殺聲，正宮、越調、中呂調、高大石角用六字，高宮、大石調、正平調、雙角用四字云云，未可等量齊觀。補筆談之字譜，以聲飾律之宋代管色應指字譜也。六字謂黃鐘，非云徵音也。故正宮殺聲用六字者，謂用黃鐘；而黃鐘者，正宮之宮音，猶今譜之上字耳。張炎詞源八十四調表中所列結聲俗字，亦管色譜也。七聲之中，本無下四、下一、勾、下工、下凡等字，管色特以之足成十二之數，與律呂相應耳。脫誤認詞源各調結聲字譜爲宮、商之名，則除仲呂均中道宮、小石調、道宮角、道宮變徵、道宮正徵、正平調、小石角七調偶相隱合外，其餘十一均七十七調，皆失之千里矣。詞源結聲正說云：「商調是凡字結聲，用折而下；若聲直而高不折，則成六字，卽犯越調。仙呂宮是工字結聲，用平直；若微折而下，則成凡字，卽犯黃鐘宮。正平調是四字結聲，用平直而去；若微折而下，則成上字，卽犯仙呂調。道宮是勾字結聲，要平下；若太下而折，則帶尺一雙聲，卽犯中呂宮。高宮是下五字結聲，要清高；若平下則成凡字，犯大石。微高則成六字，是正宮。南呂宮是尺字結聲，要平而去；若折而下，則成一字，卽犯高平調」。考商調用無射結聲，管色字譜爲下凡，而詞源則曰凡字。仙呂宮用夷則結聲，管色字譜爲下工，而詞源則曰工字。道宮用仲

呂結聲，管色字譜爲上字，而詞源則曰勾字。且犯黃鐘宮者，無射之下凡也，非應鐘之凡也；犯中呂宮者，夾鐘之下一也，非姑洗之一也。若夫工字結聲，宜曰「若高而上，則成凡字也」，而詞源則曰微折而下。四字結聲，宜曰「若高而上，則成上字」也，而詞源亦曰微折而下。下五字結聲，宜曰「微折則成六字」也，乃曰微高則成六字。是則所謂平直、清高、折而下、直而高，皆閃爍之詞，實漫無所據也。詞源古今字譜下四、下一、下工、下凡、五及一五（卽高五，宋史樂志稱緊五）皆加墨圍，以別於四、一、工、凡及下五。鄭文焯詞源斟律云：「下五爲大呂清，當加墨圍；五字爲太簇清，不當加墨圍；詞源互譌。高五卽一五，管色當加一識之，以別於五。宋樂俗譜如此。詞源於高五字亦加墨圍，誤」。詞源斟律結聲正譌已將譌舛之字訂正，惟「商調是凡字結聲」及「道宮是勾字結聲」仍未校正，且以誤傳誤，不曰商調爲無射商，而曰「商調爲應鐘商」，是與詞源同訛也。考白石道人歌曲旁譜，僅用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十聲；其四、一、工、凡、五，皆不分高下。沈遜齋本，未附事林廣記音樂舉要二卷，乃得之於日本故文庫者。其管色指法載載管所吹之音，有六、凡、工、尺、勾、上、一、四、合、五、尖一、尖上、尖尺、尖工、尖凡、大凡；而四、一、工、凡、五，亦不分上下。竊疑宋時管色所奏宮調，僅黃鐘及仲呂二均之正宮、大石調、般涉調、道宮、小石調、正平調而已（南宋不用角調）。黃鐘均用合、四、一、勾、尺、工、凡、六、五，而仲呂均用合、四、一、上、尺、工

、凡、六、五。其餘諸均所屬宮調，恐亦如今笛所翻之調，音多乖戾。詞源及白石道人歌曲所列古今字譜，不過假定管色爲旋宮之器，實則未必全用也。然則管色字譜配十二律，而今工尺譜則配七聲。苟誤管色字譜卽今工尺譜，而據詞源以正結聲之訛，則除仲呂一均偶相隱合外，餘皆不啻刻舟求劍矣。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王光祈曰：「所謂元殺，似指宮調結聲，用本均宮音之律而言；偏殺似指商調結聲，而用本均宮音之律而言；側殺似指羽調結聲，而用本均宮音之律而言；寄殺似指角調結聲，既不用本均宮音之律，亦不用本均角音之律，而用本均徵音之律而言。」此說非也。元殺者，殆指用立調之音爲結聲而言；偏殺殆指宮聲用羽音爲結聲，或羽聲用宮音爲結聲而言；側殺殆指商聲用角音爲結聲，或角聲用商音爲結聲而言；所謂「宮逐羽音，商、角同用」是也。碧雞漫志曰：「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鐘商今夷則商也，管色以凡字殺，若側商卽借尺字殺」。林鐘商卽商調，結聲用無射之下凡，所謂「以凡字殺」者指此。至曰「若側商卽借尺字殺」，則管色字譜之尺字，商調之閏音，卽今譜一字也；七閏爲角，故側商者，用角音爲結聲之商聲也。至於寄殺，用本律之清聲爲結聲者也。張炎詞源自注云：「今雅俗樂色、管色並用寄四宮清聲煞，與古不同」。如正宮應用管色應指字譜之合字爲結聲，脫用合之清聲六字爲結聲，卽所謂寄殺矣。鄭文焯詞源辨律謂白石道

人歌曲「無射商越調之石湖仙、秋宵吟即黃鐘商，管色當用六字殺，今姜詞旁譜兩結並用六五，則寄太簇清」云云，非也。旁譜六字下爲節拍記號，非五字也。

殺聲不歸本律，是則宮調已名不符實。然元、明以還，名實相符之曲，固不可多覲也。南曲用五聲，北曲用七聲，殺聲以四字、五字爲最多，實即羽聲也；上字次之，實即宮聲也；尺字又次之，實即商聲也；至於工字之爲正角聲，六字、合字之爲徵聲，一字之爲閏角聲，則偶一用之耳。宮調之名義，殆已湮晦不可稽矣。竊嘗疑宮調與殺聲既漠不相關，則所謂六宮十一調、九宮十三調之名義，果何由而取耶？嗣讀周德清中原音韻，六宮十一調之聲情，各有專屬，始悟宮調名義之所自來。其言曰：

仙呂調清新綿逸

南呂宮感歎悲傷

中呂宮高下閃賺

黃鐘宮富貴纏綿

正宮惆悵雄壯

道宮飄逸清幽

大石風流蘊藉

小石旖旎嫵媚

高平條暢混漾

般涉拾掇坑塹

歇指急併虛歇

商角悲傷宛轉

雙調健捷激曩

商調悽愴怨慕

角調嗚咽悠揚

宮調典雅沉重

越調陶寫冷笑

以仙呂之飄飄欲仙，故曰「清新繚逸」；以道宮之辟穀修道，故曰「飄逸清幽」；此萬紅友之所謂「呂之名仙，或以道故」也。班固漢書曰：「宮，中也。」以宮調之不偏不倚，適得其中，故曰「典雅沈重」。管子地員篇曰：「凡聽角，如雉登木而鳴，音疾以清，」故曰「角調嗚咽悠揚。」商者，於時爲秋，其聲蕭瑟，故曰「商調悽愴怨慕」；「至於商而兼角，自屬「悲傷宛轉」矣。漢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萼萌萬物爲六氣元也。」黃鐘宮之「富貴纏綿」，不爲無因也。史記云：「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以南呂宮之年老色衰，故曰「感歎悲傷」也。中呂則坐鎮中央，自然「高下閃賺」；「正宮則正襟危坐，自然「惆悵雄壯；般涉則登山涉水，自然「拾掇坑塹」；「雙調則雙宿雙飛，故曰「健棲激鬣」；越調則清越有致，故曰「陶寫冷笑」；高平則高潔而兼平坦，故曰「條暢澗漾」。大石者大家閨秀，宜其「風流蘊藉」也；小石者小家碧玉，宜其「旖旎嫵媚」也；若歇指之「急併虛歇」，則不言可喻矣。宮調之名，蓋望文生義而取之者也；但求恰合聲情，固何有於旋宮爲相，起調畢曲哉？試舉數曲，以爲佐證：

醉太平 正宮調

宮 調 辨 鼓

輕狂：花飛似雪，乍高欲下，隨風飄蕩；拋街路旁，無拘管市橋村巷。端詳：香毳滾滾散苔牆，好飛度繡簾珠幌。送春南浦，遺踪化作翠萍溶漾。

惆悵雄壯則然矣，而以四字爲結聲，名之曰般涉調可也，正宮云乎哉？

黃鶯兒商調

霜降水痕收，迅池塘已暮秋；滿城風雨還重九，白衣人送酒。烏紗帽戀頭，思憶那人，一似黃花瘦；強登樓，雲山滿目，遮不得許多愁。

悽愴怨慕則然矣，而結聲爲上字，宜曰仙呂宮也，與商調何有哉？

翠裙腰仙呂調

曉來雨過山橫秀，野水漲汀洲。闌干倚遍空回首，下危樓，一天風霧暮傷秋。

清新繚邈則然矣，而結聲用尺字，名之曰商調可耳，仙呂調云乎哉？故後世之所謂宮調，實曲名之流亞也。張冠李戴，已恬不爲怪；必欲於張氏宗譜中辨其世系，則惟今之剪刀店主張小滌先生自知之耳。然倘謂張姓之人，其父祖固不必盡姓張，子孫亦不必盡姓張，是則數典忘祖，不足爲訓也。

四、論犯曲。凡音爲本調所無而用之者，謂之犯曲，猶西樂之轉調也。白石道人歌曲云：「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

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宮爲正，宮犯商爲旁，宮犯角爲偏，宮犯羽爲側。」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可犯商、角、羽耳。」張炎詞源「以宮犯宮爲正犯，以宮犯商爲側犯，以宮犯羽爲偏犯，以宮犯角爲歸宮，周而復始。」亦非也。大凡宮調同均者不容相犯，因七音全同，僅住字有別，各不相犯也。異均者相犯時，其所犯宮調胥以同住字者爲準。如商調變徵音太簇移低一律爲大呂均之宮音大呂，不曰犯高宮，不曰犯高大石調，亦不曰犯高大石角，而曰犯高般涉調：蓋商調、高般涉調皆以下凡無射住也。商調犯高大石調，言之非不成理，而不容稱犯者。習使然耳。詞源既引姜夔之說，又曰「宮犯宮爲正犯，」則仍不明住字不同者不可稱犯之義也。其律呂四犯表又以宮犯商，商犯羽，羽犯角，角歸本宮爲四犯；然南宋不用七角，則「羽犯角，角歸本宮」不過略備一格而已。宮商羽閏四調互犯，皆以住字相同者爲準；茲列圖以明其七音之差異：

宮聲	宮○商○角○ <small>變徵</small> ○羽○ <small>變宮</small>
商聲	商○角○ <small>變徵</small> ○羽○ <small>變宮</small> ○商
羽聲	羽○ <small>變宮</small> ○商○角○ <small>變徵</small> ○羽
閏聲	<small>變宮</small> ○商○角○ <small>變徵</small> ○羽○ <small>變宮</small>

可見住字相同之調互犯，宮聲與商聲相差二字，商聲與羽聲相差一字，羽聲與閏聲亦相差二字，閏聲與宮聲則相差五字。宮犯商，二變均須移低一律；商犯宮，徵與宮均移高一律；商犯羽，變徵移低一律；羽犯商，宮音移高一律；羽犯角，二變均移低一律；角犯羽，宮與徵均移高一律；角犯宮，宮商角徵羽五聲均移高一律；宮犯角則商、角、變徵、羽、變宮均移低一律。如宮犯商但將變徵移低，或商犯宮但將宮音移高，則皆成徵調矣。故宮商互犯，其始實皆嚮往徵調也。至於宮、羽互犯，相差三字；宮、角互犯，須相差五字，乖戾太甚，故用者絕少。夫住字有十二，即十二律呂也；每一住字皆有宮、商、羽、閏四調，則十二住字共得四十八調，此張炎之所謂律呂四犯也。列表如次：

住字	宮	商	羽	閏
黃鐘	正 宮	越 調	中 呂 調	高 大 石 角
大呂	高 宮	中 管 越 調	中 管 中 呂 調	中 管 高 大 石 角
太簇	中 管 高 宮	大 石 調	正 平 調	雙 角
夾鐘	中 呂 宮	高 大 石 調	中 管 正 平 調	中 管 雙 角
姑洗	中 管 中 呂 宮	中 管 高 大 石 調	高 平 調	小 石 角
仲呂	道 宮	雙 調	仙 呂 調	中 管 小 石 角

蕤賓	中管道宮	中管雙調	中管仙呂調	歇指角
林鐘	南呂宮	小石調	羽調	商角
夷則	仙呂宮	中管小石調	中管羽調	中管商角
南呂	中管仙呂宮	歇指調	般涉調	越角
無射	黃鐘宮	商調	高般涉調	中管越角
應鐘	中管黃鐘宮	中管商調	中管高般涉調	大石角

曲之用犯，以宮犯商及商犯宮爲最多，如夢窗甲稿玉京謠自注云：「夷則商犯無射宮，」即上表中之商調犯黃鐘宮也。碧雞漫志云：「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凡字即應鐘，一字即姑洗，勾字即蕤賓。越調以黃鐘爲商，太簇爲角，姑洗爲變徵，仲呂爲徵，林鐘爲羽，南呂爲變宮，無射爲宮。今蘭陵王將徵音仲呂升爲蕤賓，宮音無射升爲應鐘，故犯正宮也。惟姑洗爲兩調所共有，故「大一字」三字，實贅文也。又曰：「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則商犯羽也。周邦彥片玉詞瑞龍吟注云：「按此調自章臺路至歸來舊處，是第一段；自黯凝佇至盈盈笑語，是第二段。此謂之雙拽頭，屬正平調。自前度劉郎以下，即犯大石，係第三段；至歸騎晚以下四句，再歸正平。」則羽犯商也。白石道人歌曲有自製淒涼犯一曲，其序稱

「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云云，而愉園叢書本題下更註有「仙呂調犯商調」，他本皆無此六字也。茲錄其辭，並譯宋俗字爲正字：

五六工上 尺工合 上四上上工上 一上尺五 六下凡上工 下凡六五六 五六工六 尺工六 上一
綠楊巷陌，秋風起，邊城一片離索。馬嘶漸遠，人歸甚處，戍樓吹角。情懷正惡。更衰草、寒烟

上尺 一六尺 工尺上工 合一上工上 工上尺工合 工尺上四 一上尺上 上工尺一 五六
澹薄。似當時、將軍部曲，迤邐度沙漠。追念西湖上，小舫攜歌，晚花行樂。舊遊在否，想如

下凡 四工尺上 四上四合 尺工合上一上尺 一六尺工尺上工 合一上
今、翠凋紅落。漫寫羊裙，等新雁來時繫著。怕匆匆不肯寄與，誤後約。

仙呂調與商調同一祖調，同以夷則爲宮，無射爲商，黃鐘爲角，太簇爲變，夾鐘爲徵，仲呂爲羽，林鐘爲閏者也。兩調之間，七聲全同，各不相戾。蓋同均之調，無互犯之理也。故愉園本所謂商調者，後人均目爲雙調之誤。清萬紅友注淒涼犯則云：「惟道調、雙調可以互犯，而又云仙呂犯商，恐商字卽雙字，豈仙呂卽道調乎。呂之名仙，或以道故耶？今南曲亦祇有仙呂入雙調曲，他宮不入雙調，亦其證也。但北曲有仙呂，又有道宮，總不可解。」萬氏之說，極盡牽強附會之能事；愉園本所注，實不足據也。白石道人歌曲宋嘉泰二年雲間錢希武刻於東巖，由道人手自編定，其本已久不可得。元至正十年陶南村校錄葉居仲本於錢塘之用拙幽居，凡六卷，相傳爲雲間樓敬思所藏；由符藥林傳鈔以付江都陸鐘輝，刊

於清乾隆癸亥，詩詞合刻，其序云：「歌曲第二卷、第六卷爲數寥寥，因合爲四卷。」陸版後入江鶴亭家，再歸阮文達，道光癸卯燬於火；仁和許邁孫重刻於光緒甲申，是卽愉園叢書本。張文虎舒藝室餘筆謂陸鐘輝刻本「譜式以意改竄，每失故步；」合各本校之，覺總不如張弈樞刻之善。鄭文焯校沈遜齋本亦謂「陸氏分體釐定，合爲四卷，已屬移易失真，非陶鈔六卷之舊也明甚。」又云：「陸刻分卷頓失舊格，而文字頗異，未若張本景宋之善。」淒涼犯題下所注「仙呂調犯商調，」僅陸本有之，張弈樞景宋本及彊村叢書校刊江研南鈔本，皆無此六字也。常熟毛晉汲古閣彙刊宋六十一家詞，從花菴詞選刻姜詞三十四闋，題下小序，往往不載原文，而淒涼犯一曲題下，亦注有「仙呂調犯商調；」陸刻豈卽據汲古閣本，妄加此六字者耶？考淒涼犯結聲用仲呂上字，南宋七宮十二調中以上字住者爲道宮、雙調及仙呂調，後人以其未著宮調，遂於題下以意屢雜六字。不知序中所稱「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卽指淒涼犯本曲而言，固不必據陸本而強爲之解，作「呂之名仙，或以道故」之附會也。細味「人歸甚處」句，上、凡連用，西樂稱爲「三雙律，」不諧於律者也。凡字宜移低一律爲下凡。「想如今翠凋紅落」句，凡字移低爲下凡後，尤覺煥美；故序云：「予歸行都，以此曲示國工田正德，使以啞觥栗吹之，其韻極美。」舒藝室餘筆謂「雙調是夾鐘之商，道調是仲呂之宮；夾鐘用一、上、尺、工、下凡、合、四、六、五、一、五，仲呂用上、尺、工、凡、合、四、一、六、五，而皆住聲於上字，所不

同者，惟凡與下凡耳，故可相犯。」其說略有舛誤。夾鐘之音爲下一而非一，故二調所不同者，爲一與下一，凡與下凡。然淒涼犯曲中，一字初無移低爲下一之勢，所犯者，僅凡與下凡耳。用上、尺、工、下凡、六、五、一者爲仲呂徵（南宋稱無射徵），然燕樂無徵調，度曲者強爲之解，遂名之曰宮犯商或商犯宮。徵調介乎宮、商之間，與宮、商各差一字；若淒涼犯者，謂之道調犯雙調可，謂之雙調犯道調亦可，故題下不注宮調也。

辨律第三

凌廷堪曰：「凡樂器皆以聲之最濁者爲黃鐘之宮聲，卽所謂律本是也。」古樂黃鐘聲之高度已不可考，而燕樂之律本，亦言人人殊。蔡元定燕樂書稱燕樂以夾鐘爲律本，宋史樂志引其說曰：「夾鐘宮謂之中呂宮，林鐘宮謂之南呂宮者，燕樂聲高，實以夾鐘爲黃鐘也，」夾鐘宮謂之中呂宮，林鐘宮謂之南呂宮，是則燕樂與古樂相差二律，宜曰以夾鐘爲大呂，或太簇爲黃鐘也；乃曰以夾鐘爲黃鐘，何言之矛盾耶？果如所言，以夾鐘爲黃鐘，則燕樂當高於古樂三律；而沈存中夢溪筆談一則曰「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再則曰「合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二律尙不足，何以有三律？故燕樂考原云：「夢溪筆談以高四字近夾鐘，補筆談又以高四字配太簇；蓋燕樂聲高，本無正黃鐘聲，故可以爲夾鐘者，亦可以爲太簇。」考夢溪筆談「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鐘

，「猶言燕樂高於古樂一律有奇；而補筆談「今燕樂只以合字配黃鐘，下四字配大呂，高四字配太簇，則以燕樂黃鐘與古樂黃鐘等量齊觀，非差二律與差三律之歧。夢溪筆談又云：「外方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陳東塾聲律通考亦曰「歷代樂聲最高者，宋外方樂七羽調之夾鐘清聲，」又曰：「外方樂高於教坊樂一律有奇。」竊疑蔡元定所謂燕樂以夾鐘爲律本，乃指外方樂而言也。

宋史樂志引蔡元定燕樂書，謂宮聲七調皆生於黃鐘，商聲七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皆生於應鐘；此謂黃鐘一均之宮聲、商聲、羽聲、閏聲，爲七宮、七商、七羽、七閏之首也。而燕樂考原因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有「宮逐羽音，商角同用」之說，而以爲七宮、七羽皆生於太簇，七商、七角皆生於應鐘。其言曰：「燕樂之源，據隋書音樂志，出於龜茲琵琶。遼史樂志亦云：「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則七宮一均，琵琶之第一弦也；此弦即以琴之第七弦爲之，琴之第七弦，實太簇半律。故燕樂之黃鐘，實太簇聲，所謂高二律也；燕樂聲高，無正黃鐘聲，或又以爲夾鐘半律。七羽一均，琵琶之第四弦也；此弦爲第一弦之半聲，即太簇清聲。故燕樂之南呂，亦太簇聲也。第一弦最大，故以爲宮聲；第四弦最細，故以爲羽聲。蓋取「大不逾宮，細不過羽」之義。段安節曰：「宮逐羽音，」故七羽調名與七宮多相應也。」又云：「七商一均，琵琶之第二弦也；此弦琴中無此聲，琴散聲不用二變，故以爲應鐘聲，即今三弦之老弦也。七角一均，琵琶之第三弦也；此弦琴中亦無此

聲，即今三弦之中弦也。段安節曰：「商、角同用，」則亦應鐘聲，其調名皆與七商相應。故宋史樂志直云七角皆生於應鐘，不云姑洗也。然則燕樂太簇、姑洗二均，皆應鐘聲也。」並附七宮、七羽表及七商、七角表：

七宮、七羽表

七宮

太黃鐘	正宮	殺聲用
夾大呂	高宮	殺聲用
姑太簇		
仲夾鐘	中呂宮	殺聲用
蕤姑洗		
林仲呂	道調	殺聲用上字
夷蕤賓		
南林鐘	南呂宮	殺聲用
射夷則	仙呂宮	殺聲用上字

七羽

太南呂	般涉調	殺聲用上字
夾無射	高般涉調	殺聲用凡字
姑應鐘		
仲黃鐘	中呂調	殺聲用上字
蕤大呂		
林太簇	正平調	殺聲用上字
夷夾鐘		
南姑洗	高平調	殺聲用上字
射仲呂	仙呂調	殺聲用上字

應南呂

黃無射

大應鐘

黃鐘宮
凡字殺聲用

七商、七角表

七商

應太簇

黃夾鐘

大姑洗

太仲呂

夾蕤賓

姑林鐘

仲夷則

蕤南呂

林無射

大石調
四字殺聲用

高大石調
一字殺聲用

雙調
殺聲用上字

小石調
尺字殺聲用

歇指調
工字殺聲用

林鐘商
凡字殺聲用

宮 調 辨 歧

應蕤賓

黃林鐘

大夷則

黃鐘調
尺字殺聲用

七角

應姑洗

黃仲呂

大蕤賓

太林鐘

夾夷則

姑南呂

仲無射

蕤應鐘

林黃鐘

大石角
凡字殺聲用

高大石角
六字殺聲用

雙角
殺聲用上字

小石角
一字殺聲用

歇指角
上字殺聲用

林鐘角
尺字殺聲用

夷應鐘

則大呂

南黃鐘

越調殺聲用
六字

南太簇

越角殺聲用
工字

射無大呂

射無夾鐘

凌氏以表中上端所列律呂名，爲各宮調立調之音；下端所列律呂名，則爲樂書通用之名。殊不知燕樂以閏聲爲角，黃鐘均之閏聲大石角起於應鐘，何有於姑洗？凌氏以琴絃比琵琶四絃，其爲琴絃所無者，則漫云「琴散聲不用二變，故以爲應鐘聲。」不明琵琶調絃之法，而但憑懸揣臆斷，其謬妄可知矣。如謂七宮起於太簇，是猶言燕樂之黃鐘，近於古樂之太簇，實無可非議者也。乃又曰七角起於應鐘，則太簇爲古樂之太簇，而應鐘則爲燕樂之應鐘，有不使人心目俱亂者乎？且正宮、般涉調、大石調、大石角同屬一均，爲古今樂書所不爭；而凌氏之說，正宮、般涉調皆起於太簇，大石調、大石角皆起於應鐘。是則正宮以太簇爲祖調，般涉調以仲呂爲祖調，大石調以南呂爲祖調，大石角則以黃鐘爲祖調。強以一均之調分屬四均，其可得乎？蔡元定燕樂書以夾鐘爲律本，而凌氏則七宮以太簇爲律本，七羽以仲呂爲律本，七商以南呂爲律本，七角以黃鐘爲律本；支離割裂，究何益乎？

夫段安節「宮逐羽音，商、角同用」之說，謂琵琶四絃，宮聲、羽聲同一調絃法，商聲、角聲亦同一調絃法也。陳東塾聲律通考云：「樂工彈琵琶有兩調，一曰上、尺、合、上：第一弦、第四弦散聲皆

上字，第二弦散聲尺字，第三弦散聲合字也。一曰合、上、尺、合：第一弦、第四弦散聲皆合字，第二弦散聲上字，第三弦散聲尺字也。上、尺、合、上者，七宮、七羽調弦法；合、上、尺、合者，七商、七角調弦法。段安節琵琶錄云：「宮逐羽音，商、角同用，」故四均只用兩法也。「如以上字配黃鐘，則七宮、七羽調弦法之四弦散聲爲黃鐘、太簇、林鐘、黃鐘，七商七角調弦法之四弦散聲爲林鐘、黃鐘、太簇、林鐘。茲爲圖以明之：

七宮七羽調弦法

(七羽) 上 黃鐘 (散聲黃鐘爲中呂調之調首)

合 林鐘

尺 太簇

(七宮) 上 黃鐘 (散聲黃鐘爲正宮之調首)

七商七角調弦法

合 林鐘

(七角) 尺 太簇 (散聲太簇爲太簇角之調首 補筆談「太簇角今爲越角」)

(七商) 上 黃鐘 (散聲黃鐘爲越調之調首)

合 林鐘

宮 調 辨 歧

宮聲應七宮、七羽調弦法之第一弦，羽聲則應第四弦；商聲應七商、七角調弦法之第二弦，角聲則應第三弦。故琵琶錄云：「去聲宮七調：第一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中呂宮，第四運道調宮，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第七運黃鐘宮。」七宮以正宮爲首，因七宮七羽調弦法之第一弦散聲黃鐘，爲正宮之調首也。又云：「入聲商七調：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石調，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鐘商調。」七商不以黃鐘均之大石調爲首，而以無射均之越調爲首者，因七商、七角調弦法之第二弦散聲黃鐘，爲越調之調首也。又云：「上聲角七調：第一運越角調，第二運大石角調，第三運高大石角調，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石角調，第六運歇指角調，第七運林鐘角調。」七角不以黃鐘均之大石角爲首，而以無射均之越角爲首者，蓋唐時七角猶指正角，非指閏角；則越角實卽太簇正角，補筆談所謂「太簇角今爲越角」也。七商、七角調弦法第三弦散聲太簇，爲太簇正角（宋代俗稱「黃鐘角」）之調首，故琵琶錄七角以越角爲首也。又云：「平聲羽七調：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七羽不以黃鐘均之般涉調爲首，而以夾鐘均之中呂調爲首者，因七宮、七羽調弦法之第三弦散聲黃鐘，爲中呂調之調首也。凌廷堪不明琵琶調弦法，其引琵琶錄七商調名，注曰：「亦以第七聲爲第一運，」而不言以越調爲第一運之故。引琵琶錄七角調名，則漫云「七角次序，悉依

七商，所謂商、角同用也。「然琵琶錄七羽次序不依七宮，豈又「宮逐羽音」一語所能解釋，故凌氏引琵琶錄七羽調名時，則諱不敢作案語也。

聲不可以配律，此凌氏燕樂考原惟一之確論也。然從來好作通人，強以工尺配律呂者，固層出不窮也。工尺之名，始見乎遼史樂志，其言曰：「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韓邦奇以爲四卽低五，合卽低六，勾卽低尺，故十聲實僅七聲。向來「清濁」「高低」等字，皆有二義：其一謂律之倍、半，故清黃鐘者，半黃鐘也。其二謂聲之升、降一律，故清角者，高一律之角聲也。清黃鐘所升者十二律，而清角所升者僅一律，是猶毫釐之於千里也。四卽低五，合卽低六，此謂低十二律也；勾卽低尺，此謂低一律也。宋史樂志四、一、工、凡、五，皆以上、下別之；而上、尺之間，獨名之曰勾，而不稱「下尺」者，此何故歟？曰：此因燕樂黃鐘用合字，故正宮一調之七音，爲合、四、乙、勾、尺、工、凡、苟尺字之下，又爲下尺，嫌其累贅也。

毛奇齡竟山樂錄以四字配宮，而乙、凡仍當二變；琵琶錄「宮逐羽音，商，角同用」之說，固可因此而強爲之解，而變宮與宮聲倒置，變徵與徵聲易位，其紊亂樂制可知矣。茲列表以明其體：

毛氏七聲：	宮	變	商	角	徵	變	羽	宮
字譜：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古樂七聲： 羽 變 宮 商 角 變 徵 羽

清康熙律呂正義上編審定十二律呂五聲二變編云：「間管截竹爲管，詳審其音，黃鐘之半律，不與黃鐘合；而合黃鐘者，爲太簇之半律。則倍、半相應之說，在絃音而非管音也明矣。又黃鐘爲宮，其徵聲不應於林鐘，而應於夷則，則三分損益，宮下生徵之說，在絃度而非管律也明矣。」因以「四率密律算式」求得十四律，配以七聲，各分清濁，適相勻稱。其說如次：

律呂	黃鐘	大呂	太簇	夾鐘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鐘	半黃	半大	半太
宮商	宮	清宮	商	清商	角	清角	變	清變	徵	清徵	羽	清羽	閏	閏	少宮
字譜	工	高工	凡	高凡	六	高六	五	高五	乙	高乙	上	高上	尺	高尺	工

清朝續文獻通考稱此爲十四平均律，且謂爲一清朝獨得之祕，亦古今算律最密之法。考古來律算，大都言其長度，或間及容積，類多偏執一端，從未有並縱長、體積、面幕、周、徑推求詳盡，纖悉無遺者。夫管音與絃音不相應合，朱載堉律呂精義早言之矣（朱氏絃音以上字當黃鐘之宮聲，而管音以四字當黃鐘之宮聲），而康熙因此以夷則當黃鐘宮聲之徵音，以半律太簇爲黃鐘之清聲，則未免矯枉過正矣。

徐灝聲律考因康熙以工字配黃鐘宮聲，亦祖其說，以工爲宮，復拾蕭山毛氏牙慧，以凡、乙當二變，而移閏聲於宮後。其說如左：

律呂：	黃	大	太	夾	姑	仲	蕤	林	夷	南	無	應
字譜：	工	凡	合	四	乙	上	尺					
七聲：	宮	閏	商	角	變	徵	羽					

其黃鐘宮不用太簇、姑洗、蕤賓、南呂、應鐘五律，與燕樂以太、姑、蕤、南、應爲五中管之說則合矣，其奈削足適履何？

近人輒以字譜之上字，當西樂之獨字，是則以宮爲徵，不足爲法也。西樂之「獨、覽、梅、花、掃、臘、雪」，「實字譜之合、四、一、上、尺、工、凡耳。自宋以來，除朱載堉律呂精義之管音及毛奇齡、竟山樂錄以四爲宮，康熙律呂正義及徐灝聲律考以工爲宮外，言樂者莫不以上字當宮聲。漢書律歷志云：「宮，中也；居中央，爲四聲綱也。」今之「合、四、一、上、尺、工、凡」，即古之「徵、羽、閏、宮、商、角、變」也，以應西樂之「獨、覽、梅、花、掃、臘、雪」，「宮聲適居中央，而隱合古義。考泰西教堂古樂，其聲凡七，各分正、副二調：正調以結聲居首，而副調以結聲居中。是則徵調亦猶副宮聲也，惟以宮音起調畢曲耳。證之中外，殆無間然。夫宮調之學，湮昧久矣，其故雖有多端，而樂器

之簡陋，實爲一大癥結所在。今琵琶四弦，弦各四相、十品，一調之內，已有缺律之憾，更無論二十八調矣。至若以今笛翻七調，則易調而不旋宮，馴至聽官與器同訛。故今日管絃之可言旋宮者，無一非泰西之器，而尤以鋼琴爲最要；鋼琴者，其始卽元史所稱之七十二弦琵琶也。言宮調而不知旋宮之器，鮮有不感隔靴搔癢之苦者矣。

竹西詞客跋張叔夏詞源有云：「聲律之學，在南宋時知之者已渺，故仇山村曰：『腐儒村叟，酒邊豪興，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近日大江南北，盲詞啞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張自命者，幸無老伶俊倡竊笑之耳。」然則當日之老伶俊倡，豈又真解宮調哉？方今國人之治西樂者，輒視讀古人樂書爲畏途，所習雖皆旋宮之器，而亦不知宮調爲何物。竊以爲八十四宮調，爲吾國一大文物制度，關係於詞曲音律者至鉅且深；宋元以來，言之者多矣，然治絲益紛，終至不可收拾。爲今之道，首在辨其歧異，解其紊亂，於迷津中覓一坦途；則是篇之作，倘亦於今人治宮調之學者，有一得之貢乎？

(完)

刊誤更正：上期（二卷九號）第十八頁第八行「此凌廷堪之所謂」下脫「七宮：黃鐘與大呂、林鐘與夷則，七商：太簇與夾鐘、南呂與無射，七羽：南呂與無射，姑洗與仲呂，七角：」三十八字。

唐詩概說

玄修

姚合

合詩以律體勝。刻意苦吟。工於點綴小景。搜求新意。古體惟雅正修潔而已。早作武功縣。有詩三十首。爲時傳誦。人謂之姚武功。效其詩者遂亦稱其詩爲武功體。四庫提要。謂其刻畫太甚。流於纖仄者。亦復不少。宋末江湖派。皆從是導源者也。又云。其集在北宋不甚顯。至南宋永嘉四靈。始奉以爲宗。其末流寫景於瑣屑。寄情於偏僻。遂爲論者所排。合選極元集。錄王維至戴叔倫二十一人之詩。自稱爲詩家射雕手。提要稱其特有鑒裁。觀合自稱之言。蓋爲當時應試取法之用。猶之明清兩代時文之選本也。沈存中云。唐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捭揉極工而後已。所謂句鍛月鍊者。洵非虛言。晚唐尤甚。故律體多工。極元集之旨。卽在於此。合登元和進士第。與馬戴費冠卿殷堯藩張籍遊。其詩在元和間。特爲一派。實開晚唐風氣者。

鮑溶

溶工於樂府歌行。清新妍麗。晚唐人頗推重之。與韓愈李正封孟郊友善。

施肩吾

肩吾樂府奇麗。尤工絕句。

杜牧

牧詩情致豪邁。時以比杜甫。號爲小杜。晚唐重風調。牧之亦稱最。四庫提要云。范攄雲溪友議曰。先是李林宗杜牧。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嫖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後村詩話因謂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之詩。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說良是。新唐書亦引以論居易。然考牧集無此論。惟平盧軍節度巡官李戡墓誌。述戡之言。然則此論乃戡之說。非牧之說。或牧嘗有是語。乃借以發之。故據以爲牧之言。平心而論。牧詩治蕩。甚於元白。其風骨實出元白上。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曰。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橋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靡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則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長慶體矣。四庫提要又於劉賓客集評語。亦謂禹錫詩含蓄不足。而精銳有餘。氣骨在元白上。可與杜牧相頡頏。予以牧詩與元白較優劣。牧才不減於元白。元白成家數。而牧終爲才子詩。禹錫與元白比肩。牧詩終是晚唐好手。若謂其寄小姪阿宜詩數語。便可見其具有本末。元白往來敍詩之語。不尤較牧語爲有本末耶。終是敷廓之論斷也。明楊慎升庵詩話云。律詩至晚唐。李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爲最。宋人評

其詩。豪而豔。宕而麗。於律詩特寓拗峭。以矯時弊。信然。吳喬云。杜牧詩惟絕句最多風調。餘不能然。又云。其七律詩。亦極佳致。皆不稱其五言古體。亦未爲公。牧古體詩筆力甚健。晚唐所無也。劉熙載謂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綿邈。其後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較無窠臼歟。所見甚是。

張祐

祐以宮詞得名。長慶中爲令狐楚所知。鍾天平。自草薦表。令以詩三百篇隨狀表進。祐至京。屬元稹在內庭。上問之。稹曰。祐雕蟲小巧。壯夫不爲。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東歸。皮日休曰。元和中。祐作宮體小詩。辭曲豔發。當時輕薄之流。能其才。合譟得譽。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講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是其文字初終。有類於崔顥也。唐詩紀事云。杜牧之守秋浦。與祐遊。酷好吟其宮詞。亦知樂天有非之論。乃爲詩曰。睫在眼前人不見。道超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牧又有酬祐詩云。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薦衡昔日知文舉。乞火無人作蒯通。北極樓臺長挂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末句指其宮詞故國三千里。深寤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之詩也。第二聯。則指爲元稹所阻抑。觀此可以知杜牧詆元白之故。祐詩於唐曲多有關係。不

僅辭之美也。

朱慶餘

慶餘詩思清意渾。步趨王孟。張籍索其詩新舊篇什。留二十六章。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皆繕錄諷詠。

許渾

渾惟作五七律絕。章莊讀渾詩云。江南才子許渾詩。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真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非虛譽也。晚唐律詩。當推爲聖手。

薛能

能僻於詩。日賦一章。其自題後集有云。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汙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其論詩之旨甚正。鄭谷讀許昌集。稱其篇篇高且真。真爲國風陳。澹佇雖師古。縱橫得意新。譽之至矣。能論詩極狂。有李白終無取之句。其荔支序。謂杜工部老居兩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尙書曾有是作。與旨卑泥。與無詩同。予遂爲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支首唱。愚其庶幾。從事蜀川日。每短諸葛功業。其詩云。流運有功終是撓。陰符多術得非姦。又云。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挪揄。又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其議論可謂妄矣。能詩亦惟律

體。學杜而無杜大體之度。然在晚唐。固是能手。

李羣玉

羣玉能爲五七言古體。氣清詞沛。勝於同時諸人。然氣格終不入古。律體工深。不在杜牧薛能輩下。

溫庭筠

庭筠樂府歌行效李賀。李商隱外。無其匹也。時號溫李。才思神速。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成。時號溫八叉。小詩尤工。其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二句。歐陽修梅堯臣皆極賞之。陸游渭南集。有溫庭筠集跋。稱其父所藏舊本。則溫集在宋。甚珍視之。蓋庭筠尤長小詞。五代至宋。倚聲者皆祖述之。尤重於其詩也。吳喬云。飛卿之才。能瑰麗而不能澹遠。能尖新而不能雅正。能矜飾而不能自然。其警慧處。殊不易得。顧華玉極口詆之。如苧蘿之女。使之負薪矣。七古句雕字琢。腴而實枯。遠而實近。然亦秀色可餐。應對之才。不必責之幹理也。五言律尤多警句。七言律實自動人。又云。顧東橋頗有佳句。功力不深。自居盛唐。故訕飛卿。毀人可以自成。爲李杜也易矣。又云。溫之與李。互有高下。又云。義山詩。思深而大。溫斷不及。

段成式

輕豔之才。新唐書稱其博學強記。多奇篇祕籍。舊唐書稱其研精苦學。祕閣書籍。披閱殆遍。家多書

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所著西陽雜俎傳於時。唐詩紀事。多錄其寺廟聯句之詩。

李頎

頎師姚合。新唐書稱其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頎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掖。以女妻之。今觀其詩。別自爲格。不類武功派。

曹鄴 劉駕 曹唐

鄴與駕友善。稱晚唐之工古風者。唐詩屬對清切。四庫提要稱其詩多怨老嗟卑之作。蓋坎壈不遇。晚乃成名。故一生寄託。不出此意。不但韋瓘所稱四怨三愁五情諸篇。其讀李斯傳。及始皇陵下作二首。諸家選本或取之。然皆無深致。曹唐游仙詩最著名。蓋本顏延之爲織女贈牽牛詩。而曼衍及諸女仙。各擬贈答。然諸篇姓名雖易。語意略同。實非傑出之作。

皮日休 陸龜蒙

皮陸詩在晚唐。可謂能力矯時習者矣。上追古作者。下開宋天聖明道以後之詩派。乃唐宋間之樞紐也。日休自序其文藪曰。比見元次山納文編於有司。侍郎楊公浚見文編而歎曰。上第汙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一知耳。其末則自謙曰。古風詩。編之文末。俾視之粗俊於口也。亦由食魚過鯖。持肉過腍。龜蒙自作甫里先生傳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

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以皮陸自道而互參之。其詩品可見矣。龜蒙有漢皋古來雄一篇。洪範分九疇一篇。日休有漢水碧於天一篇。三辰至精氣一篇。乃互相倡和。各道其旨之詩。閱之於其詩旨及其作法。益可明瞭。其松陵集。皆依韻倡和之作。其時崔璞爲蘇州刺史。辟日休爲從事。而龜蒙適以所業謁璞。因得與日休相贈答。同時進士顏萱。前廣文博士張賁。進士鄭璧。司馬都。浙東觀察推官李穀。前進士崔瑤。及處士魏朴羊昭業等。亦相隨有作。哀爲一集。皮陸詩實居其半也。日休子光業。其詩亦宏贍。

忍寒漫錄

籀公

亡友大厂居士。詞翰之餘。兼精繪事。偶因興到。放筆寫花卉山水。有蕭疎淡遠之趣。洵爲天賦逸才也。畫成。隨手題句。或詩或詞。立就不加雕飾。較其精心結撰之作。轉近自然。惜未能彙刻成編。傳之來葉耳。偶於行篋中。得其水仙小幅。題云。「吳覺翁昨夜冷中庭。月下相認。詞旨蕭寂。率筆擬之。并賦小句。仍次翁夜游宮韻。鐙下摧絲已響。鸞孤夢練衣初冷。如寄珠江蛋家艇。賦湘妃。奈塵生。水中影。毫禿鋒猶勁。贍慘綠蘸成俄頃。未借幽馨愛光景。抱清幽。隔年人。獨知醒。」是幅作於丙子長至夕。錄存於此。蓋不勝人琴之痛矣。

吟邊小識

階青俞陸雲

詩有吟安一字。而煞費苦心者。寇萊公嘗延僧惠崇於池亭。分題爲詩。公分詠池上柳。得青字。惠崇詠池上鷺。得明字。自午至日晡。崇忽點首曰。余得明字。凡五壓不倒。今始成之。公曰。試吟之。崇賦五言一首。有棲烟一點明句。公曰。余之青字。凡四壓不倒。不如其已也。僧齊己。嘗謁鄭谷獻詩。有別下着僧牀句。鄭曰。請改去下字。方得相見。逾數日。再謁之。改爲別掃着僧牀。鄭嘉賞之。遂結爲詩友。可見吟安一字之難。不獨賈島之驢背推敲也。歐陽永叔。有苦吟句云。一字座中得。片心天外來。人謂是苦吟破的之語。

楊朴善爲詩。其友畢安簡公。薦之於朝。宋太宗召見之。命賦蓑衣詩。朴賦七律一章。有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帝賞之。除官不受。乃聽其還山。

楚僧惠崇。最工五言。集中珠玉連篇。蜀僧希書。五言詩稍遜惠崇。而佳句亦多。如帆影先寒雁。經聲答暮潮。雪溜垂危石。漁燈射遠村。山日秋光短。江虹晚影低。烟壘沈寒角。霜空擊怒雕。西風隨雁急。寒柳向人疏。曉色寒雲破。秋聲病葉先。芳樹侵苔老。孤泉落石危。去路正黃葉。別君堪白頭。鐘聲沈薄靄。帆影閃斜陽。寒雪沈鴻影。山泥凍虎蹤。皆可誦也。

鄭文寶以能詩稱。其長安送友詩。有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樹色老於人句。裴晉公之綠野堂。在午橋南。賓從賦詠甚多。惟鄭工部一聯云。水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爲時所稱。謂其集中。若此佳句。亦不多也。

錢熙送人至金陵拜掃詩云。鶴歸已改新城郭。牛臥重尋舊墓田。殊有家國之悲。近人有亂後還家詩云。兵後歸來百感生。淒寒門第舊柴荆。田園蕩盡成今昔。戚友飄零半死生。燕掠虛堂尋故主。牛依殘壘事春耕。松楸一掬孤兒淚。洒向東風薺麥青。與錢詩有同感也。

錢惟演近體最工。七言云。曉露郊原滋碧蘚。夕陽樓閣絢丹楓。春瘦已寬連理帶。夜長誰贈辟寒金。藻井風高蛛壞網。杏園春煖燕爭泥。平野桑麻涵細雨。嚴城鼓角送斜陽。楊文公謂錢與劉筠。首變詩格。學者宗之。每有佳句云。

楊巨濟詩。鑪烟添柳重。宮漏出花遲。宮漏句。人稱秀麗。後有試官以此句爲試舉人詩題者。

錢昭度詠燈詩。繡被夢驚中酒後。朱門人語上朝初。人謂未若其舟中聞雁洞庭夜。牆下鳴蛩長信秋。意格尤爲清遠。又有聞角詩。風欲拋高雨壓沈句。雖經意煉句。而詩格未高。

孟蜀時。宮中花藥夫人詩。而世不傳。王平甫於館中。得七言絕句三十餘首。與王建宮詞相似。其中二首。最爲傳誦。詩云。廚船進膳簇時新。列座冠裳盡侍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

分賜賣花錢。滿殿宮娥數幾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急過御牀前。

丁謂與呂夷簡。其事蹟在史傳。而未聞能詩。丁有句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人。楚子夢雲鈴閣閉。郢人歌雪射堂開。呂有句云。梅無驛使飄零盡。艸怨王孫取次生。文士無以過之。

龍理侯邸園留題云。長門夜坐倚熏籠。不惜黃金買賦工。老去婕妤誰記憶。自攜紈扇立秋風。理侯應博學鴻詞。授官。擢中允。左遷郎署。侘僚以終。宜有捐扇之悲也。

明社旣屨。士大夫過金陵者。每有故國之思。黃與堅金陵雜感云。勅選良家降墨封。玉車輕憶進昭容。花開並蒂鴛鴦煖。酒醉同心琥珀濃。蕭寺鼓聲驚翡翠。蔣山風雪葬芙蓉。飄零故劍秋江上。回首長干冷暮鐘。龍虎鍾山百戰雄。朔風吹浪下艤纜。雕戈壓陣黃雲斷。鐵鎖沈江赤燒空。鷓鴣觀消春雪裏。鳳皇臺冷暮雲中。由來帝業終荒艸。銅狄何曾戀漢宮。錢牧齋見此詩。謂其頓挫悱惻。風格在韓致堯元裕之間。與堅有遇鄉人詩云。同話寂寥皆逆旅。兩經離亂卽餘生。自謂因蕭索苦兵而作也。又見七言律詩云。秋山木落勢崢嶸。杖策來登百感興。荒路行愁逢匹馬。舊交老漸變高僧。鐘聲自吼南朝寺。佛塔還燃半夜燈。莫向雨花臺北望。愁雲暗淡是鍾陵。龍蟠虎踞石頭城。跋扈親揮漢水兵。相國臨戎防北伐。將軍捲甲急南征。華林但問蝦蟆語。葛嶺惟聞蟋蟀聲。燕子春燈韜略在。不須司馬更連營。又有匆匆時節爭鈎黨。艸艸兵戈散內家。荒畦盡種瓢兒菜。樂府新停燕子牋等句。皆清初諸老。興懷黍黍之作。錢

牧齋過秦淮聽頓老琵琶詩。南巡法曲無人顧。頭白周郎掩淚聽。鄧孝威聽白生琵琶詩。北極諸陵黯落暉。南朝流水照青衣。都來寫入霓裳裏。彈向空園雪亂飛。北極句。謂烈皇之殉國。南朝句。謂宏光之迎降。兩閱滄桑。宜其音之哀以思也。

石曼卿以詩酒伉爽得名。嘗獨行市上。遇一豪士。揖而言曰。君能至我家乎。從之行。堂室宏麗。既至。延飲。出牋乞書。爲書所作籌筆驛數篇畀之。厚贈以金帛而歸。越日。復遇之途。謂曼卿曰。君詩佳絕。而籌筆驛詩之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二句。尤愛誦不置云。

張叔和嘗至洛中。謁文潞公。公方坐於一亭。亭畔皆蘭花。對談良久。公忽曰。香來矣。叔和訝爲生平所未聞。公曰。凡花香。近而嗅之。則不佳。須待其因風自至。叔和因憶黃山谷詩。披拂不盈懷。時有暗香度。歎其體物之工。余嘗集龍藏寺碑字。爲楹聯云。燈影夜涼知雨潤。林陰坐久覺花香。林陰句。卽本潞公之語也。

僧參寥。與東坡友善。嘗有絕句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爲時傳誦。後至黃州。與東坡相敘。有人自京師致書東坡曰。聞有僧。在君處。非隔林彷彿聞機杼之詩僧耶。

牛僧孺贈劉夢得詩。粉署爲郎二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沈事。且問樽前現在身。蓋僧孺微時。夢得曾爲改定文字。迨僧孺出鎮漢南。酒酣話舊。故有二十年升沈之句。

東坡嘗曰。余曾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乃昔人之作。與可捨得耳。

乾隆間。趙中書文哲。舟行苕溪詩。層層露檻全臨水。葉葉風帆直到門。泰安道中詩。村靜遠聞關市柝。峯高先見驛樓燈。是善寫客途風景者。其友張熙純。與趙同官。七言如連江暮雨孤帆卸。萬樹秋聲一雁高。疏柳一旂村店酒。春風雙轡錦城花。詩筆不下於趙也。

錢維喬。五更渡洛水詩。翠羽明璫夢未真。寒泉空見水鄰鄰。馬頭一片將殘月。曾照黃初作賦人。朱孝純舟中詩。睡足青山媚晚姿。烟篷搖曳柳參差。煮魚來坐蜻蜒艇。消受江天飯熟時。金二雅胥江道中詩。一髮青山夾鏡明。西風雙鷺劃波輕。沙棠載酒春橋路。半卷湘簾按玉笙。三君存稿無多。僅此零牋斷句耳。

唐長安之慈恩塔。題詩者至多。白樂天元微之同游。至塔下。見章八元詩。令悉除諸家詩牌。惟留章詩。詩云。十層突兀峙虛空。四十門開面而同。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烟樹碧濛濛。前二句。可見慈恩塔建築之大略。後二句。想見登高望遠之景。余曾登北京瓊島之顛。憑闌四望。京城之第宅街巷。悉隱於林光樹色中。一綠無際。如臨碧海。歎章詩寫景之確。當日長安之景物。等於北京也。

楊文公過饒州餘干縣。登干越亭。前瞰琵琶洲。後枕思禪寺。風景絕佳。昔人留題之詩百餘篇。以張祐

劉長卿二詩爲最勝。張詩云。扁舟亭下駐烟波。十五年來又此過。洲菰露沙人渡淺。樓陰藏樹鳥聲多。長堤漲水痕猶在。古板題詩字半磨。況是高秋正圓月。可堪聞唱異鄉歌。劉詩云。天南愁望絕。亭下柳條新。草色迷征路。鶯啼傍逐臣。秦臺悲白首。楚渚怨青蘋。渺渺鍾陵暮。悠悠鄱水春。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流落機心盡。空憐鷗鳥親。劉方謫宦過此。故詩意多悲也。

呂文靖題天花寺詩曰。賀家池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賀家池卽賀監所賜之湖。呂詩題於寺壁。寺僧不知珍護。歲久爲風雨漫滅矣。

河中鸛鵲樓。唐人題詩極多。李益暢詩。有漢家簫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句。余昔年道出山西臨晉縣。見道旁關帝廟前。有鐵旛竿二。竿上鐵鑄聯語云。吳宮花艸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取李白與李益暢詩句作對語。非特對仗極工。且見吳魏消亡。已無寸土。而關帝廟獨存。寄慨尤深。聯字大徑半尺。遒勁似齊魏碑。下未署名。不知出誰手也。

錢塘陳元祿。在道光咸豐間。以詩鳴。李慈銘稱其詩。以奇逸之姿。就雄渾之格。抗抱旣遐。取境獨博。王振錫謂合昌谷義山爲一手。其詩有五言云。春雨不成絲。春風未解吹。綠窗人去遠。紅燭夢回時。寶鏡頻憐汝。明珠欲贈誰。玉關家萬里。悄坐獨裁詩。七言無題詩云。往事只餘看月色。鄉心誰與問梅花。燕子來時猶有夢。櫻桃開後總無書。夢如花影渾難覓。心似潮痕未得平。寶劍恨無奇士識。名花聊

當美人看。七言絕句。在都中與友話舊云。零落舊時紅芍藥。一肩涼雨過橫街。聞友人登鄉試榜云。玉河一掬秋波碧。洗滌征衫舊淚痕。出錢塘門云。篝火一星黃葉底。亂山殘雪打碑聲。憶牡丹花云。誰拾殘香葬花骨。暗蛩惹穴叫黃昏。西湖曉行云。一嶼春波寒不動。斷橋殘月挂魚罾。題顯橫波畫云。潑墨橫斜半幅綾。斷雲零雨一層層。柳絲低拂花初落。小閣春寒未上燈。紀夢云。仙山樓閣路縱橫。莽莽春寒跨鶴行。門外桃花三萬頃。玉簫吹冷斷腸聲。遺稿有抱潛詩存。僅二十餘紙耳。

孫太僕衣言。爲諸生時。已負才名。陳元祿贈詩。有詩如秋水清無底。人似梅花瘦有神句。註云。孫明經長身玉立。僮能詩。士大夫每以不得握手爲恨。有揚州懷古詩云。六代山河殘雪盡。早春城郭綠楊生句。爲時傳誦。後由翰林。開藩江左。內轉京秩。與先祖於庚戌年同入詞館。至相契合。著有遜學齋集。今未攜行篋中。近歲於老友章式之處。見太僕題曾文正公畫像詩云。羽箭賢冠舊典型。江都誰解事丹青。侍中博士紛年少。絕憶王商漢殿廷。倦懷老成。目無餘子。想見其傲岸之概。

五代末。有薛氏之夫楚材。游陳穎間。穎州太守愛其才。欲以女妻之。楚材遂留滯忘歸。薛氏工詩能繪。乃自繪小像寄之。題詩云。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楚材見之。大感動。遂歸與偕老。

鄭谷賦雪云。亂飄僧舍茶烟濕。密洒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其友段贊善。工

畫。因采其詩意爲圖。曲盡瀟灑之致。持以贈鄭谷。谷賦詩謝之云。贊善名臣後。家藏舊畫多。愛余風雪句。幽絕寫漁蓑。

世傳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載於雲溪友議。歐陽永叔。以爲相傳諺語。不知何人所作。慶歷中。天章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石於池陽江水中。石上刻此詩。並署名靈輶。不解何以作此諷世之語。且爲勒石。亦有性淡榮利。若韓昌黎詩。行抽手板付丞相。不待彈劾歸農商。則出於至誠。一吐其胸臆。非矯情鳴高也。

杭州諸生鄂幼輿。嘗與王漁洋。九日宴於宋子昭小園。賦詩限蟹字韻。其妻顧啓姬。爲代作五言一首。後四句云。余本淡蕩人。讀書不求解。爾雅讀不熟。螿蟻誤爲蟹。漁洋大爲驚歎。其時武林風俗繁侈。每值春和景明。畫船繡幕。交映於西湖。爭飾翠羽明珠。以相誇炫。啓姬與柴靜儀朱柔則諸閨秀。同舟游湖。練裙椎髻。授管分牋。鄰舟游女。望見輒爲頰頰。自愧弗如。

唐宋人之近體佳句。書不勝書。或見其單句。而未見全篇。或記憶所得者。彙錄於後。楊徽之詩。偶題岩石雲生筆。閑繞庭松露濕衣。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雋州。徐鉉詩。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湖賀監歸。劉師道殘花詩。金谷路塵埋國豔。武陵溪水送天香。李宗諤春郊詩。一溪曉綠浮鷓鴣。萬朵春紅叫杜鵑。姚鉉錢塘詩。孤烟江寺曉。一雁海門秋。李元膺游春詩。夾道桃花三月暮。馬蹄無處避殘

紅。楊道南蠻途中詩。海鷗聚處憑闌見。林狷啼時倚枕聽。林楚材贈友致仕詩。身閑不恨辭官早。詩好常甘得句遲。楊鳧山中卽事詩。背日流泉生凍早。逆風歸鳥入巢遲。曹松經舊宅詩。鹿眠荒圃寒蕪碧。鴉噪斜陽敗葉紅。以上所錄。皆近日偶見者。如有續得。當更錄之。

駱賓王詩。桃花嘶別路。竹葉瀉離樽。謂桃花卽馬。竹葉卽酒也。用此體者。如以柳葉爲眉。梨花爲面。淇水爲竹。嶧陽爲桐。而不用本字者。唐宋人詩中。每用之。惟柳子厚郊居一聯最工云。葑藥閑庭延國老。開樽虛室待賢人。似詠座中客。而兼兩意。蓋甘草爲國老。濁酒爲賢人。語妙雙關。劉夢得詩。藥爐燒姹女。酒甕貯賢人。姹女賢人。亦兩意並用也。

北京城南野鳧潭。有鸚鵡塚。王氏女郎。弔以詩云。仙家羽化玉棺存。贏得詩人弔墓門。三月白楊留小碣。一匳紅豆葬詩魂。有生浩浩歸情劫。終古茫茫付淚痕。女伴踏青聞歎息。落花堆裏共黃昏。哀豔動人。出自閨媛。尤稱秀句。

白樂天詩。去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花邊。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又云。前年九日餘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其實直敘事。清空如話。在詩中別是一格。所謂老嫗能解也。

賈島詩。鳥從井口入。人自岳陽來。貫休詠月詩。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皆思澀吟苦。經年方得對

句。賈島詩。未喻其佳處。貫休詩則佳矣。而十字若貫珠。無此詩意則已耳。有此詩意。則二句必一氣呵成。無一句停頓之勢。安用經年得對句耶。

馮夢華中丞煦。由名翰林開府皖中。文學政績。均有可傳。余幼時。讀其蒙香館賦鈔。心儀其人。戊戌年。以詞林後輩之禮晉謁。此後屢接清談。曾見其夔州詩云。江流浩瀚赴瞿塘。險扼三巴古戰場。赤甲白鹽夔子國。綠林丹橘楚人鄉。漁歌夜靜哀猿嘯。峽影秋懸獨雁翔。去去鄂筒堪一醉。灑西宅畔月如霜。因憶及近人夔州詩云。萬仞巖臨灑瀨堆。子陽霸業劃江開。白鹽峯對城頭出。巫峽帆從地底迴。雲起化龍迷古井。風生躍馬有高臺。漢家陵闕同灰燼。淚盡寒猿落日哀。與馮中丞詩。同一雄慨。余壬寅年。自蜀江歸。道出夔府。舟中賦七律云。星斗闌干雁影翔。渝歌巴曲劇蒼涼。靈妃玉座依神禹。蠻女銀環走夜郎。人語晚喧千尺漲。山痕濃壓萬家霜。銀鑰朽盡英雄去。付與黃頭唱夕陽。蜀江之舟。前有大艣二。舟子十餘人盪之。齊唱橈歌。雙崖緊束中。迴聲四合。余聞唱銀鑰趙子龍曲。聲哀厲而彌長。故結句及之。四十年後回憶。猶彷彿其聲也。

晉魏人多高曠。詩歌中恆有彭殤齊觀之語。李白詩亦然。集中如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又云。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坐客三千人。而今知有誰。君不見。孔北海。英風豪氣今安在。又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蕪居。類此等句尙多。若少陵詩。則憂國感時。

忠誠激切。見仁見智。各有所當也。

清代閨秀工詞者。數百家。以徐湘蘋、顧太清、吳蘋香、三人爲最。皆可嗣響宋賢。湘蘋詞。多故國之思。善畫宮妝美人。筆姿古秀。衣紋如蕙葉。尤善畫水墨觀音像。太清中年出朱邸後。賃小屋於養馬營。布衣椎髻。淡泊自安。蕙香在吳越間。多與同時閨英往還。詞名盛著。其初喜觀詞集。或曰。胡不自作。乃賦賣花聲一闕云。蓮漏正迢迢。涼館燈挑。畫屏秋冷一枝簫。真箇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砧敲。黯黯魂消。斷腸詩句可憐宵。欲向枕邊尋舊夢。夢也無聊。其後以花簾詞名世。此詞乃雲章第一篇也。

李義山詩。爐烟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柳子厚詩。日午睡覺無人聲。山童隔竹敲茶臼。俞秀老詩。夜深童子喚不起。猿嘯一聲山月高。皆詠童子而兼情景。較杜陵詩侍立小童清句。尤有閑逸之致。唐人游山寺詩。每多靜趣。孟浩然所謂。遂造幽人室。始知靜者妙也。王荊公宿寺院詩云。午雞聲不到禪林。柏子烟中靜擁衾。淡泊中味。身歷其境者。始能狀之。

王仲瞿之婦金禮羸。能詩善畫。所畫箬湖秋隱圖。設色古渾。自題其上云。樹不生花怎得紅。看來昨夜有西風。年來願把秋光好。收在詩囊畫稿中。第二首云。人情儘與秋相似。留段斜陽莫看完。圖藏小迦陵館。著有秋紅丈室詩一卷。附刻仲瞿詩集後。

詞律拾遺再補

映庵

喜遷鶯一百一字

史達祖

月波凝澗韻望玉壺天近句了無塵隔叶翠眼圈花句冰絲織練句黃道寶光相值叶自憐詩酒瘦句難應接許多春色叶最無賴句是隨香趁燭句曾伴狂客叶蹤跡叶漫記憶叶老了杜郎句忍聽東風笛叶柳院燈疏句梅廳雪在句誰與細傾春碧叶舊情拘未定句猶自學當年游歷叶怕萬一誤玉人夜寒簾隙叶

此詞尾句少二字。自憐二句。舊情二句。皆上五下七。與詞律所載蔣捷趙長卿一百三字體。拾遺所載王特起一百三字體。皆不同。戈選夜寒作寒夜。別本寒下有窗際二字。按各家一百三字者。尾句四字。皆平平平仄。若作窗際簾隙。際字去聲。亦不合。恐係妄人所添。

前調一百三字

江漢

昇平無際韻慶八載相業句君臣魚水叶鎮撫風稜句調變精神句合是聖朝房魏叶鳳山政好句還被畫轂朱輪催起叶按錦櫓句映玉帶金魚句都人爭指叶丹陛叶常注意叶追念裕陵句元佐今無幾叶繡袞香濃句鼎槐風細句榮耀滿門朱紫叶四方具瞻師表句盡道一變足矣叶運化筆句又管領年年句烘春桃李叶

此詞見鐵園山叢談。與史詞異。鳳山政好二句。上四下八。與詞律所載蔣捷詞。拾遺所載王特起詞異

。四方具瞻二句。兩六字句。與詞律所載趙長卿詞異。

桂枝香一百一字

陳亮

天高氣肅句 正月色分明句 秋容新沐韻 桂子初收句 三十六宮都足叶 不辭散落人閒去句 怕羣花自嫌凡俗叶 向他秋晚句 喚回春意句 幾曾幽獨叶 是天公餘膏剩馥叶 怪一樹香風句 十里相續叶 坐對花傍句 但見色浮金粟叶 芙蓉祇解添愁思句 況東籬淒涼黃菊叶 入時太淺句 背時太遠句 愛尋高躅叶

桂子二句。坐對二句。上四下六。與詞律所收王安石詞異。

憶舊遊一百一字

吳文英

送人猶未苦句 苦送春隨人去 天涯詞片紅都飛盡句 陰陰潤綠句 暗裏啼鴉叶 賦情頓雪雙鬢句 飛夢逐塵沙叶 歎病渴文園句 分香瘦減句 兩地看花叶 西湖斷橋路句 想繫馬垂楊句 依舊欹斜叶 葵麥迷煙處句 問離巢孤燕句 飛過誰家叶 故人爲寫深怨句 空壁掃秋蛇叶 但醉上吳臺句 殘陽草色歸路賒叶

陰陰句減少一字。換頭句五字。不作二字叶。與詞律所載張炎詞一百二字者異。

前調一百二字

張炎

記瓊筵下夜句 花檻移春句 同惱鶯嬌叶 暗水流花徑句 正無風院落句 銀燭遲銷叶 鬪枝淺壓髻髻句 香臉泛紅潮叶 甚如此游情句 還將樂事句 輕趁冰綃叶 飄零又成夢句 但長歌嫋嫋句 柳色迢迢叶 一葉江心冷句 望美人不

見句隔浦難招叶認得舊時鷗鷺句重過月明橋叶迢萬里天風句清聲漫憶何處簫叶

換頭無二字叶。作五字一句。張尙有一首與此同。與詞律所載張另一首異。

長相思一百二字

譚意哥

舊燕初歸句梨花滿院句迤邐天氣融和韻新晴巷陌句是處輕車駿馬句禊飲笙歌叶舊賞人非句對佳時一向樂
少愁多叶遠意沈沈句幽閨獨自翠蛾叶正消黯無言句自感凭高遠意句空寄烟波叶從來美事句因甚天教兩
處多磨叶開懷強笑句向新來寬却衣羅叶似恁他人怪憔悴句甘心總爲伊呵叶

新晴三句。分作四字一句。六字一句。四字一句。舊賞二句。從來二句。分作四字一句。八字一句。
舊賞句不叶。遠意句四字。不叶。與詞律所載楊无咎一百字。柳永一百三字。拾遺所載周邦彥九十九
字。袁去華一百四字。均不同。開懷句不叶。與柳周袁同。與楊不同。

夾竹桃花一百二字

曹勛

絳綵嬌春句蒼筠靜鎖句掩映妖姿凝露韻花顛藏翠句高節穿花遮護叶重重蕊葉相憐句似青蛾豔妝神仙侶叶
正武陵溪暗句淇園曉色句宜望中烟雨叶向暖景誰見斜枝處叶喜上苑韶華漸布叶又似瑞霞低擁句卻恐隨
風飛去叶要留最妍麗句須且閑憑佳句叶更秀容分付徐熙句素屏畫圖取叶

此調無他詞可證。調名頗似題目。不似詞牌名。然調名下。有詠題二字。蓋與於調名下題本意者同。

又按周密武林舊事。官本雜劇段數。有四季夾竹桃花。是夾竹桃花四字。實調名也。

竹馬子一百二字

柳永

登孤壘荒涼句 危亭曠望句 靜臨煙渚韻 對雌霓挂雨句 雄風拂檻句 微收煩暑叶 漸覺一葉驚秋句 殘蟬噪晚句 素商時序叶 覽景想前歡句 指神京非霧非煙深處叶 向此成追感句 新愁易積句 故人難聚叶 憑高盡日凝竚叶 贏得銷魂無語叶 極目霽靄霏微句 暝鴉零亂句 蕭索江城暮叶 南樓畫角句 又送殘陽去叶

詞律載葉夢得詞。雖已辨明柳永詞之異處。余謂柳詞在前。當以為正格。葉詞乃又一體。

前調一百五字

曹勛

喜韶景纔回句 章臺向曉句 官柳舒香縷韻 正和煙帶雨句 遮桃映杏句 東君先與叶 乍引柔條縈路叶 嬌黃照水句 經渭城朝雨叶 翠惹絲垂句 玉闌干風靜輕輕搭住叶 到此曾追想句 陶潛舊隱句 憶隋堤津渡叶 三眠晝永凝露叶 更許黃鸝嬌語叶 似怕日暖飛花成絮叶 擬雪堆繡戶叶 待放教婆婆如眉處籠歌舞叶

字數與前詞不同。且增二叶。末數句尤異。

金盞子一百二字

史達祖

獎綠催紅句 仰一番膏雨句 始張春色韻 未踏畫橋煙句 江南岸應是草穠花密叶 尙憶濺裙蘋溪句 覺詩愁相覓叶 光風外除是倩鶯煩燕句 謾通消息叶 梨花夜來白叶 相思夢空闌一林月叶 深深柳枝巷陌叶 難重遇弓彎句 兩

袖雲碧叶見說倦理秦箏句怯春葱無力叶空遺恨當時留秀句蒼苔盡壁叶

換頭作五字句叶。尾八字一句。四字一句。與詞律所載吳文英詞。換頭二字叶。三字叶。尾九字一句。四字一句異。此詞深深柳枝巷陌。陌字亦叶。與拾遺所載王沂孫一百字體正同。王詞特尾句七字一句。四字一句。及首第二句亦少一字耳。萬氏既謂此調作者雖少。而人各一體。難於歸一。而又謂史詞落去一字。故本譜不收一百二字體。何所見而云然耶。

峭寒輕一百三字

曹 勛

照溪流清淺句正萬梅都開句峭寒天氣韻纔過了元宵句漸書長禁宇迤邐佳時叶斷腸枝上雪句殘英已片影
初飛叶平苒苒隨風送春到句便爛熳香遲叶平 凝睇叶仄迎芳菲叶平 至覺欣欣桃李叶仄嫩色依微叶平應是
有新酸句向嫩梢定須一點藏枝叶平 乍晴還又冷句從尊前自落輕細叶仄寄語高樓夜笛聲句且緩吹叶平
此調無他詞可證。前段纔過了元宵。至送春到。與後段應是有新酸。至夜笛聲。句豆相同。但平仄通押。頗似曲體。

西湖月一百三字

黃子行

湖光冷浸玻璃句蕩一晌薰風句小舟如葉韻藕花十丈句雲梳霧洗句翠嬌紅怯叶壺觴圍坐處句正酒醪吹波潮
暈頰叶尙記得玉脣生涼句不放汗香輕淡叶 殢人小摘簪榴句爲碎招猩紅句細認裙褶叶舊遊如夢句新愁似

織句 淚珠盈睫叶 秋娘風味在句 怎得對銀缸生笑靨叶 消瘦沈約詩腰句 彷彿堪捻叶

黃子行此調共二首。其一。消瘦句。作漫贏得疏影寒窗。比此多一字。

別素質一百四字

王質

一箇茅庵句 三間七架韻 兩畔更添兩厦叶 倒坐雙亭句 平分扶闌兩下叶 門前數十巨擺經叶 厖外更百十株桑柘

叶 一溪活水長流句 餘波及蔬畦菜把叶 便是招提與蘭若叶 時鈔疏鄉園句 看經村社叶 隨分斗米相酬句 鑽錢

相謝叶 便闕少亦堪借借叶 常收些筍乾蕨鮮叶 好年歲更無兵無火句 快活殺也叶

調名頗類題目。查花草粹編載有曹組憶瑤姬詞。調名下注云。支志作別素質。詞末又注云。夷堅支志

作王齊叟彥齡詞。是別素質與憶瑤姬。乃一調二名也。然與憶瑤姬絕不相類。未知何故。茲錄曹詞於

後。

憶瑤姬一百三字

曹組

雨細雲輕句 花嬌玉軟句 於中好箇情性叶 爭奈無緣相見句 有分孤零叶 香箋細寫須相問叶 我一句句兒都聽

叶 到如今不得同歡句 伏惟與他耐靜叶 此事須誰執證叶 有樓前明月句 窗外花影叶 拚了一生煩惱句 爲伊成

病叶 祇恐更把風流逞叶 便因循誤人無定計 恁時節若要眼兒厮覷句 除非會聖叶

按此詞句調。與前詞相同。祇我一句句兒句。少一字。到如今二句。分句不同。且少一字。恁時節句

。多一字。是此詞卽別素質之又一體也。

花心動一百四字

劉 燾

偏憶江梅句 有塵表丰儀句 世外標格韻 低傍小橋句 斜出疏籬句 似向隴頭曾識叶 暗香孤韻冰霜裏句 初不怕春
寒邀勒叶 問桃李盈門句 怎生向前爭得叶 省共蕭娘去摘叶 玉纖映瓊姿照人一色叶 淡粉暈酥句 多少飛來句
到得壽陽宮額叶 再三留待東君管句 都將那別花不惜叶 但只恐高樓又三弄笛叶

有塵表二句。上五下四。問桃李二句。上五下六。玉纖映句九字。與詞律所載史達祖詞。拾遺所載蟾
英詞異。

南浦一百四字

周邦彥

淺帶一帆風句 向晚來扁舟穩下南浦韻 迢遞阻瀟湘句 蘅皋迴斜橫蕙蘭汀渚叶 危檣影裏句 斷雲點點遙天暮叶
菡萏裏句 風偷送清香句 時時微度叶 吾家舊有簪纓句 甚頓作天涯經歲羈旅叶 羌管怎知情句 煙波上黃昏萬
斛愁緒叶 無言對月句 皓彩千里人何處叶 恨無鳳翼句 身只待而今句 飛將歸去叶

前結菡萏裏三字句。風偷送清香五字句。後結恨無鳳翼四字句。身只待而今五字句。風字身字。是實
字。以實字一領四。句法恰相對。萬氏謂落一字。係缺而不完者。或不然。卽果缺。亦必在菡萏裏三
字上也。

永遇樂一百四字

柳永

天開英遊句內朝密侍句當時榮遇韻漢守分麾句堯庭請瑞句方面憑心管叶風馳千騎句雲護雙旌句向曉洞開
 嚴署叶擁朱旆喜色歡聲句處處競歌來暮叶吳王舊國句今古江山秀異句人煙繙富叶甘雨車行句仁風扇動
句雅稱安黎庶叶棠郊成政句槐府登賢句非久定須歸去叶且乘閑弘開長開句融尊盛舉叶
 雲護四字。喜色四字。今古江山四字。槐府四字。弘開四字。皆與詞律所載趙師俠詞。平仄不同。不
 止萬氏所舉也。換頭四字一句。六字一句。四字一句。與趙詞異。

前調一百四字

柳永

薰風解愠句書錦晴和句新霽時候韻火德流光句綠圖薦祉句累慶金枝秀叶璇樞繞電句華渚流虹句是日挺生
 元后叶續唐虞垂拱句千載應期句萬靈敷祐叶殊方異域句爭貢琛賚句架蠟航波奔湊叶三殿稱觴句九儀就
 列句韶濩鏘金奏叶藩侯瞻望彤庭句親攜僚吏句廣歌元首叶祝堯齡北極齊尊句南山共久叶
 首二句與趙詞平仄異。續唐虞三句。分五字一句。四字二句。北極四字與趙詞平仄異。不止萬氏所舉
 也。

宋詞選釋

階青俞陸雲

晏幾道小山詞

生查子

金鞍美少年。去躍青驄馬。牽繫玉樓人。翠被春寒夜。消息未歸來。寒食梨花謝。無處說相思。背面秋千下。

此爲閨人怨別之詞。以牽繫二字。領起下闕四句。翠被句。有錦衾獨旦之意。秋千句。殆用十五泣春風。背面秋千下詩意。言背人飲泣也。

前調

墜雨已辭雲。流水難歸浦。遺恨幾時休。心抵秋蓮苦。忍淚不能歌。試託哀絃語。絃語願相逢。知有相逢否。

集中此調凡十一首。以金鞍一首爲最。此爲第四首。懷人而託諸哀絃。語曲而心苦。有樂府遺意。

臨江仙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幙低垂。去年春恨却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

字羅衣。琵琶絃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采雲歸。

前二句追昔撫今。第三句融合言之。舊情未了。又惹新愁。落花二句。正春色惱人。紫燕猶解雙飛。而愁人翻成獨立。論風韻如微風過簾。論詞采如紅蕖照水。下闕。回憶相逢。兩重心字。欲訴無從。只能借鳳尾檳槽。託相思於萬一。結句謂采雲一散。誰復相憐。惟明月多情。曾照我相送五銖仙佩。此恨繚繚。只堪獨喻耳。

鷓鴣天

綵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雪浪齋日記云。叔原楊柳桃花等句。不愧六朝宮掖體。趙德麟侯鯖錄云。晁無咎與晏叔原。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自是一家。如楊柳桃花句。可知此人。不生於三家村也。結句。點化唐人乍見翻疑夢詩意。入小山詞中。更覺風神搖曳。

點絳脣

花信來時。恨無人似花依舊。又成春瘦。折斷門前柳。天與多情。不與長相守。分飛後。淚痕和酒。占了雙羅袖。

前四句謂春色重歸。乃花發而人已去。爲伊消瘦。折盡長條。四句曲折而下。如清溪之宛轉。下闕謂天昇以情。而吝其福。昇以相逢。而不使相守。既無力迴天。但有酒國埋愁。淚潮濕鏡。雙袖飄零。酒暈與淚痕。層層漬滿。則年來心事可知矣。

前調

明日征鞭。又將南陌垂楊折。自憐輕別。拚得音塵絕。杏子枝邊。倚遍闌干月。依前缺。去年時節。舊事無人說。

此紀再別之詞。承前首折柳門前。故有又折垂楊句。下闕言本期人月同圓。乃幾度凭闌。依然月缺。正如唐人詩。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結句。舊事更無人說。其實傷心之事。本不願人重提也。

蝶戀花

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還少睡。畫屏閑展吳山翠。衣上酒痕詩裏字。點點行行。總是淒涼意。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

前調

欲減羅衣寒未去。不捲珠簾。人在深深處。殘杏枝頭花幾許。啼紅正恨清明雨。盡日沈香烟一縷。宿酒醒遲。惱破春情緒。遠信還因歸燕誤。小屏風上西江路。

前調

黃菊開時傷聚散。曾記花前。共說深深願。重見金英人未見。相思一夜天涯遠。羅帶同心閑結遍。帶
易成雙。人恨成雙晚。欲寫綵牋書別怨。淚痕早已先書滿。

叔原小令最工。直逼花間。集中蝶戀花詞凡十五首。此三首尤勝。叔原喜沈浮酒中。與客酣飲。每得
一解。卽以草授歌姬蓮鴻蘋雲。品清謳娛客。持杯聽之。相爲笑樂。歌闌人散。輒惆悵成吟。詞中所
云衣上酒痕。宿酒醒遲等句。皆紀實也。

鷓鴣天

醉拍春衫惜舊香。天將離恨惱疏狂。年年陌上生秋艸。日日樓中到夕陽。雲渺渺。水茫茫。征人歸路
許多長。相思本是無憑語。莫向花牋費淚行。

前調

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嬌嬈。歌中醉倒誰能記。唱罷歸來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
楚宮遙。夢魂慣得無拘束。又踏楊花過謝橋。

此調共十九首。草堂詩餘。錄舞低楊柳樓心月一首。以其最擅名也。此二首之結句。情韻均勝。次首
謝橋二句。尤見新穎。

生查子

長恨涉江遙。移向溪頭住。閑蕩木蘭舟。臥入雙鶯浦。無端輕薄雲。暗作廉纖雨。翠袖不勝寒。欲向荷花語。

起句用涉江采芙蓉詩。以呼應荷花結句。蓋詠采蓮女之作。上段寫綺懷之幽杳。下段寫麗情之宛轉。殊有竹枝詞意味。

南鄉子

眼約也應虛。昨夜歸來鳳枕孤。且據如今情分裏。相期。只恐多時不似初。深意託雙魚。小剪蠻牋細字書。更把此情重問得。何如。共結因緣久遠無。

反覆詰問。惟恐歷久寒盟。寫情入深細處。人謂小山之詞。字字娉娉嫋嫋。如攬嬌施之袂。此等句足以當之。

清平樂

波紋碧皺。曲水清明後。折得疏梅香滿袖。暗喜春紅依舊。歸來紫陌東頭。金釵換酒消愁。柳影深深細路。花梢小小層樓。

上闕。梅香二句。喻暗喜彼姝之仍在。下闕。細路層樓二句。將其居處。分明寫出。其中人若喚之欲

磨也。

前調

曲池烟草。恨不尋芳早。滿路落花紅不掃。春色漸隨人老。遠山眉黛嬌長。清歌細逐霞觴。正在十洲殘夢。水心宮殿斜陽。

前六句。爲春暮訪豔。後二句。十洲宮殿。忽託思在仙靈境界。爲此調十八首中清超之作。

前調

暫來還去。輕似風頭絮。縱得相逢留不住。何況相逢無處。去時約略黃昏。月華却到朱門。別後幾番明月。素娥應亦消魂。

先言無處相逢。似已說盡矣。後段託明月以見意。縱不相逢。而相思仍無旣。真善寫情者。

前調

蓮開欲遍。一夜秋聲轉。殘綠斷紅香片片。長是西風堪怨。莫愁家住溪邊。采蓮心事年年。誰管水流花謝。月明昨夜蘭船。

下闕言流水落花。最是無情有恨。而夜月蘭船。嬉游自若。徒使采蓮人年年惆悵。莫愁之愁。殆與春潮俱滿矣。

減字木蘭花

長亭晚送。都似綠窗前日夢。小字還家。恰應紅燈昨夜花。良時易過。半鏡流光春欲破。往事難忘。一枕高樓到夕陽。

由相別而相逢。而又相別。窗前燈影。樓上斜陽。寫悲歡離合。情景兼到。

菩薩蠻

來時楊柳東橋路。曲中暗有相期處。明月好因緣。欲圓還未圓。却尋芳草去。畫扇遮微雨。飛絮莫無情。閉花應笑人。

月未十分圓滿。情味最長。取喻因緣。小山獨能見到。

前調

江南未雪梅花白。憶梅人是江南客。猶記舊相逢。淡烟微月中。玉容長有信。一笑歸來近。懷遠上樓時。晚雲和雁低。

淡烟微月句。高雅絕塵。人與花合寫也。晚雲句。在空際寫懷人。旨趣彌永。

浣溪沙

日日雙眉門畫長。行雲飛絮共輕狂。不將心嫁冶游郎。濺酒滴殘歌扇字。弄花熏得舞衣香。一春彈淚

說淒涼。

人但見其晝時樣長眉。逐隨風飛絮。不知冰心獨抱。冶遊郎不值其一盼。弄花濺酒。祇爲傷春彈淚之資耳。

前調

家近旂亭酒易沽。花時長得醉工夫。伴人歌扇嬾妝梳。戶外綠楊春繫馬。床頭紅燭夜呼盧。相逢還解有情無。

此首與前首。意適相反。前首治遊郎句。言其高潔之懷。此首綠楊二句。狀其豪盛之態。恆舞酣歌。明瓊卜夜。安望其解有情耶。

前調

午醉西橋夕未醒。雨花淒斷不堪聽。歸時應減鬢邊雲。衣化客塵今古道。柳含春意短長亭。鳳樓爭見路旁情。

客塵二句。感歎殊深。夕陽古道之旁。素衣化緇。攀條惜別者。悠悠今古。閱盡行人。彼高倚鳳樓者。蛾眉爭豔。浪擲年光。焉有俛仰今昔之懷乎。

更漏子

柳絲長。桃葉小。深院斷無人到。紅日淡。綠烟晴。流鶯三兩聲。雪香濃。檀暈少。枕上臥枝花好。春思重。曉妝遲。尋思殘夢時。

前寫景。後言情。景麗而情深。金荃集中絕妙詞也。

浪淘沙

小綠閒長紅。露蘂煙叢。花開花落昔年同。惟恨花前攜手處。往事成空。山遠水重重。一笑難逢。已拚長在別離中。霜鬢知他從此去。幾度春風。

花事依然。而伊人長往。重撫霜華衰鬢。當年幾度春風。皆冉冉向鬢邊掠過。其悵惘可知矣。花落花開句。與結句幾度春風。正相關合。

虞美人

疎梅月下歌金縷。憶共文君語。更誰情淺似春風。一夜滿枝新綠替殘紅。蘋香已有蓮開信。兩槳佳期近。采蓮時節定來無。醉後滿身花影倩人扶。

集中多離索之感。此調新綠殘紅。甫嗟易別。蘋香兩槳。旋盼相逢。花影人扶句。預想歸來。關紅一舸。風致嫣然。麗而有則。

采桑子

花時惱得瓊枝瘦。半被殘香。睡損梅妝。紅淚今春第一行。風流笑伴相逢處。白馬遊疆。共折垂楊。手撚芳條說夜長。

半被二句。已覺妍秀。紅淚七字。更佳句乘風欲去。下闕。遊伴相逢。別開一境。結句。妙在不說盡。耐人攪搗。

前調

西樓月下當時見。淚粉偷勻。歌罷還顰。恨隔爐煙看未真。別來樓外垂楊縷。幾換青春。倦客紅塵。長記樓中粉淚人。

此詞不過回憶從前。而能手寫之。便覺當時淒怨之神。宛呈紙上。

前調

別來長記西樓事。結遍蘭襟。遺恨重尋。絃斷相如綠綺琴。何時一枕逍遙夜。細話初心。若問如今。也似當年着意深。

下闕以三折筆寫之。深情若揭。洵君房語妙也。

河滿子

綠綺琴中心事。齊紈扇上時光。五陵年少渾薄倖。輕如曲水飄香。夜夜魂消夢峽。年年淚盡啼湘。歸

雁行邊遠字。驚鸞舞處離觴。蕙樓多少鉛華在。從來錯倚紅妝。可羨鄰姬十五。金釵早嫁王昌。

詞言淪落風塵之苦。相逢者皆屬薄倖。人但知其夢峽之歡。而不見其啼湘之淚。下闋。鉛華紅妝二句。言容華豈堪長恃。老大徒傷。其中亦有特秀者。盈盈十五。早嫁王昌。信乎命之不齊也。

風入松

心心念念憶相逢。別恨誰濃。就中懊惱難拚處。是擘釵分鈿匆匆。却似桃源路失。落花空憶前蹤。綵牋書盡浣溪紅。深意難通。強歡殢酒圖消遣。到醒來愁悶還重。若是初心未改。多應此意須同。

寫別後情懷。通首一氣呵成。若明珠走盤。一絲縈曳。結句。是其着眼處。與采桑子第三首。也似當年着意深句相似。若用情於正。即久要不忘之義也。

柳 永樂章集

玉胡蝶

望處雨收雲斷。凭闌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蕭疏。堪動宋玉悲涼。水風輕、蘋花漸老。月露冷、梧葉飄黃。遣情傷。故人何在。煙水茫茫。難忘。文期酒會。幾辜風月。屢變星霜。海闊山遙。不知何處是瀟湘。念雙燕、難憑遠信。指暮天、空識歸艎。黯相望。斷鴻聲裏。立盡斜陽。

水風二句。善狀蕭疏晚景。且引起下文離思。情傷以下至結句。黯然魂消。可抵江淹別賦。令人增羨。

葭懷友之思。

少年游

參差煙樹灞陵橋。風物盡前朝。衰楊古柳。幾經攀折。憔悴楚宮腰。夕陽閒淡秋光老。離思滿蘅皋。一曲陽關。斷腸聲盡。獨自上蘭橈。

上闕。蒼涼懷古。下闕。傷離怨別。與前首略同。陽關三句。有曲終人遠之思。

蝶戀花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殘照裏。無人會得凭闌意。也擬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

長守尾生抱柱之信。拚減沈郎腰帶之圍。真情至語。此詞或作六一詞。汲古閣本。則列入樂章集。

門百花

煦色韶光明媚。輕靄低籠芳樹。池塘淺醮煙蕪。簾幙閑垂風絮。春困厭厭。拋擲門艸工夫。冷落踏青心緒。終日扃朱戶。遠恨絲絲。淑景遲遲難度。年少傅粉。依前醉眠何處。深院無人。黃昏乍拆秋千。空鎖滿庭花雨。

前後段皆狀春閨嬌慵之態。惟轉頭處略見懷人。屯田摹寫情景。頗似清真。而開合頓挫。視清真終隔。

一塵。

訴衷情近

幽閨書永。漸入清和氣序。榆錢飄滿閑階。蓮葉嫩生翠沼。遙望水邊幽徑。山崦孤村。是處園林好。閑情悄。綺陌游人漸少。少年風韻自覺隨春老。追先好。帝城信阻天涯。目斷暮雲芳草。佇立空殘照。上下闋分寫情景。少年風韻二句。寄慨良深。有春來嬾上樓之感。結句餘韻不盡。

傾杯樂

木落霜洲。雁橫煙渚。分明畫出秋色。暮雨乍歇。小檝夜泊。宿葦村山驛。何人月下臨風處。起一聲羌笛。離愁萬緒。聞岸艸切切蛩吟如織。爲憶。芳容別後。水遙山遠。何計憑鱗翼。想繡閣深沈。爭知憔悴。損天涯行客。楚峽雲歸。高陽人散。寂寞狂蹤迹。望京國。目斷遠峯凝碧。

暮雨三句。音節極清峭。毛晉謂屯田詞。音調諸婉。工於羈旅悲怨之辭。此作克副之。

雨淋鈴

秋別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總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首三句虛寫送別時之秋景。後乃言留君不住。別淚沾巾。目送蘭舟。向楚水湘雲而去。舉別時情事。次第寫之。後半起句。用提空之筆。言南浦陽關。爲自古傷心之事。况涼秋遠役。遙想酒醒夢回。扁舟搖漾。當在垂楊岸側。曉風殘月之中。客情之淒異。風景之清幽。懷人之緜邈。皆在楊柳岸七字之中。宜二八女郎。紅牙按拍。都唱屯田也。此七字已探驪得珠。後四句乃敘別後之情。以完篇幅。後闕以自古傷離。更何人說。二語作起結。提得起。勒得住。能手無弱筆也。

八聲甘州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綠減。冉冉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顛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眸。

起二句有俊爽之致。霜風殘照三句。音節悲抗。如江天聞笛。古戍吹笳。東坡極稱之。謂唐人佳處。不過如此。以其有提筆四顧之概。類太白之牛渚望月。少陵之夔府清秋也。其下二句。順筆寫之。至結句江水東流。復能振起。後半首分三疊寫法。先言已之欲歸不得。何事淹留。次言閨人念遠。誤認歸舟。與溫飛卿之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皆善寫閨人心事。結句言知君憶我。我亦憶君。前半首之霜風殘照。皆在凝眸悵望中也。

王碧山年歲考

映庵

考碧山年歲。當以周公謹張玉田詞爲證。茲考正如下。

宋理宗紹定五年壬辰。公謹生。至丙午。公謹年十五歲。是年碧山已有一萼紅詞。題云。丙午春。赤城

山中題花光卷。是碧山生年。必在公謹之前。若小於公謹。或不能卽有詞也。理宗淳祐八年戊申。張

玉田生。

公謹長玉田十八歲。

宋端宗景炎元年丙子。上距壬辰。凡四十五年。碧山淡黃柳詞題云。甲戌冬。別周公

謹丈於孤山中。次冬公謹游會稽。相會一月。又次冬。公謹自剡還。執手聚別。且復別去。悵然於懷。

又次冬。乃丙子也。已卯宋亡。公謹四十八歲。玉田三十二歲。戊子。玉田有湘月詞。題云。余載書往

來山陰道中。每以事奪。不能盡興。戊子冬晚。與徐平野王仲仙曳舟溪上。天空水寒。古意蕭颯。中仙

有詞。雅麗。平野作晉雪圖。亦清逸可觀。余述此調。蓋白石念奴嬌鬪指聲也。戊子。宋亡已九年矣。

碧山在此九年中。曾爲慶元路學正。或如延祐四明志所云。不無其事。玉田湘月詞。當在其還越後。公

謹亦有送聖輿還越三姝媚詞。志雅堂雜鈔。辛卯十二月初夜。天放降仙。江寧王大圭至。問中仙今何在

。云在冥司。有滯未化。據此。則碧山歿於辛卯前。其年歲當在六十以外。七十以內。樂府補題。記宛

委山房賦龍涎香等詞。倡和者。碧山名第一。列公謹上。亦長於公謹之證。古人稱丈。非必年長於已之

謂也。

彙輯宋人詞話

映庵

馬永卿癩真子

亳州士人郝家。多收本朝前輩書帖。內有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紺。初亦疑之。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生十一人男。十一人女。其妻中一人。嚴羅紺。紺音敷。乃執金吾嚴延年長孫之女。羅紺生女曰持鬻。乃十一中一人也。蓋采桑女之名偶同耳。

陸游老學庵筆記

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爲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蜀久。習其語音。乃知瀘戎間。謂笛爲獨。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唐韓翃詩云。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近世晏叔原樂府詞云。門外綠楊春繫馬。床前紅燭夜呼盧。氣格乃過本句。不謂之剽可也。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晁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別于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

。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聲律耳。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揚子江詩曰。遠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維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閣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詩人至是蓋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於平山堂爲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此句。何哉。

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爲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麵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爲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經。瀉滅風前質。蓮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烟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彥遠又云。殊少爲士人。遊蕩不羈。爲妻投毒羹中。幾死。啖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爲浮屠。鄒公所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樂府詞。猶有不羈之餘習也。

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潘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稿。書訛馬尾辨新讎。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寓父字於二子名也。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敘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爲定

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爲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

陳叔方穎川語小

作詞。於滿庭芳換頭處第二字。當押韻。如秦少游云。銷魂當此際。周美成云。年年如社燕。魂年。韻也。沁園春亦然。

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名或訛則實必亂。正其名可也。且如桂。爾雅名稜木。斫却月中桂。以月中之影似之。木犀乃巖桂。詩人便引木犀作月中桂。誤矣。趙紫芝詩。巖前未有桂花開。却下得好。芙蓉。蓮花也。又名芙蓉。其花菡萏。拒霜乃木芙蓉。因其映水而豔。直稱爲芙蓉。誤矣。沈元用詞云。湖上秋來蓮蕩空。年華都付木芙蓉。此最分曉。

西郊野叟庚溪詩話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天德服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照垂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爲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真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五宗廟原廟等共有十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閒適。遇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清閒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色已明輝。橫遠近。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伴我

眠。又曰。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箬未要晴。明鑑裏。殺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于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跂及。又一章曰。春入朝陽苑。曉霧弄滄波。載與俱歸又若何。此又有進用賢才之意。關治體也。

昌黎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後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好數。後騎且莫驅。此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王摩詰漢江臨眺詩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六一居士平山堂長短句曰。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豈用摩詰語耶。然詩人意所到。而語偶相同者亦多矣。其後東坡作長短句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專以爲六一語也。

吳氏詩話

張祐有句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以此得名。故杜牧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宮詞滿後宮。鄭谷亦云。張生有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秦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故山谷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與杜鄭語意同。

方岳深雪偶談

太常博士瓦全先生王公。名澡。字身甫。有落梅小詞。疏明瘦直。不受東風識。留與伴春未肯。千紅底。怎着得。夜色何處笛。曉寒奈無力。若在壽陽宮院。一點點。有人惜。按此寒霜天曉角調劉公潛夫愛之。已附

此詞於後村集詩話中。予亦僭附之拙稿。雖然。先生文行表表。一詞固何足爲先生軒輊也。予少卽登門。以先公同生內戍。且相友善之故。遂辱撰先生墓銘誌。中有文不逮岳而岳強以銘之語。當知前輩獎掖後進有如此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臥。纔出山來便差錯。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課。此薛深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扁水竹居。迄就定焉。其所爲詩。如新堤小泛。柳斷橋方出。煙深寺欲浮。早秋歸興。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鎮江逢尹惟曉。欲說事都忘。相看心自知。皆去唐人思致不遠。

應次蘧。字正予。嗜酒疏曠。嘗自賞其梅詞云。雪意嬌春。臘前妝點春風面。粉痕冰片。一笑重相見。倚竹偃松。誰道羅浮遠。寒更轉。楚騷爲伴。韻遠春篝煖。語意細潤。似不類其爲人。別去二十餘年。一見傾倒。予笑謂正予。君他文未必盡傳。異時容以梅闕挽予刊稿否乎。正予起謝且喜。以語之他友。后不知其蹤跡何在。殆亡久矣。予雖戲言。顧不謂之然諾。况何可藏項斯善也。

吾鄉許左之右之二公兄弟。落筆皆不凡。左之公一夕寓飲妓坊。醉欲狎之。妓密有所歡在矣。公援筆賦詞而起云。誰知花有主。誤入花深處。且放下酒杯乾。便歸去。又代他妓小詞。憶你當初惜我不去。傷

我如今留你不住。去客聽此戀戀。如月在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一詞。正歐陽居士所作。要之前輩乃一時弄翰。要不容以浮薄議左之公也。因思唐多才妓。有贈新第士人絕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殊有風味。便從假借。當不傳載矣。二許公紹興間同歲籍學。前二詞蓋休沐日漫遊酒邊作也。

孫鑑宗西畬瑣錄

司馬溫公。人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又得一解。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萍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溼透。算感舊何止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李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多用佛書中語。李答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火出木燼。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蔡條鐵圍山叢談

大觀政和之間。天下大治。四夷向風。廣州泉南。請建番學。高麗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課養有成。於是天子召而廷試焉。上因策之以洪範之義。用武王訪箕子故事。高麗蓋箕子國焉。一時稽古之盛。蹈越漢唐矣。蕃番先人魯公。遭逢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每區區其間。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名。上一詞

甚偉麗。而驟得進用。大觀中有趙企企道者。以長短句顯。如曰。滿懷離恨。付與落花啼鳥。人多稱道之。遂用爲顯官。俾以應朝會。南丹納土。企道之詞曰。聞道南丹風土美。流出濺濺五溪水。威儀盡識漢君臣。衣冠已變番子。凱歌還。催聲載路。一曲春風裏。不日萬年觴。搵人北面朝天子。而魯公深嘉之。然趙雅不欲以詞曲進。公後不取焉。政和初。有江漢朝宗者。亦以聲曲獻魯公。詞曰。昇平無際。慶八載相業。君臣魚水。鎮撫風稜。調燮精神。合是聖明房魏。鳳山政好。還被畫轂朱輪催起。按錦櫛。映玉帶金魚。都人爭指。丹陛。常注意。追念祜陵。元佐今無幾。繡袞香濃。鼎槐風細。榮耀滿門朱紫。四方具瞻師表。盡道一夔足矣。運化筆。又管領年年。烘春桃李。時兩學盛謳。播諸海內。魯公喜。爲將上進呈。命之以官。爲大晟府製撰。使遇祥瑞。時時作爲歌曲焉。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韓師朴丞相中秋坐上。作聽琵琶詞。爲世所重。又有一曲曰。深院鎖春風。悄無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亦爲製撰。時燕樂初成。八音告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清壽星明。二者音調極韶美。次膺作一詞曰。晴景初收風細細。雲疏天淡如洗。檻外鳳凰雙闕。葱葱佳氣。朝罷香煙滿袖。近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澈底清泚。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頽降嘉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角徵。合殿春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加別勅。重開宴未央宮裏。時天下無間邇遐小大。雖偉男髻女。皆爭乞唱之。是時海宇晏清。四夷向風。屈膝請命。天氣亦氤氳異常。朝野無事。惟講禮慶祥瑞。可謂昇

平極盛之際。其後上心弗戒。羣瑤用事。自建儲後。君臣多閒。伯氏因背馳而大生異。吾遂得罪幾死。於是魯公束手有明哲之嘆矣。蓋自七十歲至八十。徒日夜流涕不已。相繼開邊。小人爲政。以致顛覆。惜哉。可爲痛心。吾猶記歌次膺之詞。時政太平。追嘆爲好時節也。故書其始末。以示後世云。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常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瀟瀟。俄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范內翰祖禹作唐鑑。名重天下。坐黨綱事。久之。其幼子溫。字元實。與吾善。政和初。得爲其盡力。而朝廷因還其恩數。遂官溫焉。溫實奇士也。一日遊大相國寺。而諸貴當塗。不辨有祖禹。獨知有唐鑑而已。見溫輒指目。方自相謂曰。此唐鑑子也。又溫嘗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溫亦謹。不敢吐一語。及酒酣懽洽。侍兒者始問此郎何人耶。溫遽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塔也。聞者多絕倒。

無名氏碧湖雜記

今樂府有蘭陵王。乃北齊文襄之子長恭。一名孝瓘。爲蘭陵王。邙山之戰。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擎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因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石頭城晚眺

精衛

廢堞荒壕落葉深。寒潮咽石響俱沈。一聲牧笛斜陽裏。萬壑千巖盡紫金。

爲曼昭題江天笠屐圖

笠屐悠然似放翁。江天魚鳥亦從容。盤空黑羽頻捎月。躍水紅鱗欲化虹。別浦燈光深樹裏。歸舟人語淡煙中。畫圖但溯兒時樂。嗟爾披吟淚滿襟。

沁漭

次溪世兄以銀錠橋話往圖。及所著汪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命題。

慷慨悲歌見此才。忍看禹甸委蒿萊。漸離擊筑荆卿劍。何似彈丸一擲來。銀錠橋頭策杖過。蒼茫省識舊山河。知君別有回天手。不使遊人感逝波。

疚齋

壬午重陽社集

帶甲乾坤一過家。逢辰遠與醉流霞。喜心淮海得佳士。謂月舉目江城餘亂鴉。舊宅地猶鄰古柏。是日集城南鄉先生胡夢白宅。胡有古柏園。在宅東。今廢。故園今始見寒花。廿年廿把臣冠擲。不用西風落孟嘉。

病中口占

墨巢

人間有病卽生機。自信纔能說信醫。甘受一刀休怪取。此身原可試羣疑。

病院重九作

未用登臨百感并。蒼茫浮世是浮名。莫言病乃詩人事。要與秋爭不朽聲。天地側身容偃蹇。江山留眼待澄清。這回再爲黃花起。肯廢溪邊野次行。

病鬻愈示諸弟妹

萬事何能盡有心。果然適可漫沾襟。一生所志向誰語。半字欺人無處尋。不信酒中真是樂。却思絃外得遺音。衰年免死仍非幸。短鬻難禁百感侵。

挽丁在君

海濱編歲入。問富先數地。聞君搗馬樵。爲我期一至。黔邊櫻寇氛。從者告失墜。遲迴衡與永。君亦頓失次。改轅測南疆。經界猶此志。舍官窮學術。饒帶儒者氣。山居愁墻戶。乞火禦寒吹。回風忽來穴。一室瞑如睡。村醫救無及。何異瓜歎鼻。遂令腹中有。盡殉死灰棄。崆峒謀穿塚。草草具禮器。惟除壁間紙。舉國識歸處。生憎日者語。聖作咒鵬逝。朋交俱失望。夢些叫不起。所主觀生前。請哭諸賜氏。
是日爲位哭於
徐振飛齋中。

贈錢士青

映庵

武肅子孫徧天下。君老最賢閒且暇。著書表忠述功德。讀者感今惜殘霸。平生願學羅昭諫。遇非其人我先罷。廿年重聚東海頭。語我桐川可耕稼。寒溪浸竹春作紙。舉簾勻脂光可研。輦來儻許供所求。典籍板行濡墨麝。又言山地悉宜木。荏桐之利過桑柘。眼中拱把已成林。蠟彩連岡里餘跨。當年有意效僧珍。買鄰不必千萬價。君雖作客歸有鄉。我欲山居欠憑藉。羨君七十地行仙。悔未從君問田舍。

夢登秋心樓。得第四句。醒後足成之。

白葭

萬方多難日。湖上一登樓。散雨已成霰。秋心合鑄愁。茫茫是前路。浩浩此橫流。一棹斜陽裏。漁歌起暮鷗。

郭組南內姪以舊墨驪龍珠見贈。先外舅榮祿公所遺也。賦謝。

默園

丈人令姿猶鳳鸞。殿體書法傾長安。春官屢試輒不售。坐曹十載生慨歎。分條乞外墨車載。河朔望斷登金鑾。沈泉今且五十載。黑松使者應沈瀾。公孫典守比魏笏。遺我烏玉二寸寬。飢蟬剝蝕古錦匣。明珠一顆驪龍蟠。但供塗抹手未忍。感念傳硯摧心肝。恍如一夢庚戌秋。驚駘上道追驂騶。瞳瞳旭日射殿角。矮几妥帖貂毫道。金壺濃淡汁不稱。調勻薄繭頰頰抽。自茲試士黜楷法。小技免累松滋侯。君從弱歲弄柔翰。嚴樂方駕淵雲儔。嚴樂墨精。淵雲墨妙。並見北堂書鈔。胡爲精妙不自享。使我踟躕難爲酬。能同夢得探者少。持此殊惜珠暗投。

九月十五夜對月

釋戡

高秋孤揭水晶盤。庭戶無聲露作溥。人與山川同冷落。夢回天壤孰清安。大城久示維摩疾。虛幌遙憐法喜寒。百念乘除銷未得。流輝空爲洗脾肝。

次均墨巢病鸞愈示諸弟妹之作

未死還哀已死心。道旁餓孍漫沾襟。吞針一鉢知誰爲。飛錫千巖約共尋。無負黃花病裏句。稍傳白首劫餘音。桑田留命終須見。好語霜風莫更侵。

抵家

仲聯

客久還家似作賓。無多供具尙求人。洗塵尊俎煩兄嫂。補睡光陰誤暮晨。開篋幾餘殘物在。窺廚更益舊時貧。商量八口須臾計。露電光中寄幻身。

過蘇州

重見江南柳色黃。奔車載夢過金閶。難忘舊館眠秋雨。何意蕪城換夕陽。劫後亂峯成鬱怒。鴉邊一塔表荒涼。縱然吳語相溫好。爲是前塵總斷腸。

荷塘

蔭曾

鄉井年年獨守株。短檠流夢到江湖。荷塘浮白當今夕。古樹垂青識故吾。亂後山川供涕淚。飢來鵝雁與

喧呼。春華努力終千里。那肯頽然擊唾壺。

秋夜有懷

已教餓死青衫底。猶抱空文琢肺肝。哀雁蘆中孤月暎。飢烏枝上大江寒。一秋惘惘懷人夢。百歲堂堂逝水瀾。共折黃花應有約。風帆檻外幾迴看。

和孝魯客舍雨中偶成

任戡

海雲重疊來天末。失盡鍾山一往青。人向岑樓寒夜雨。思隨沙鷺下烟汀。萬端如此終難說。百感從來有未經。歸去且圖明日夢。秋陽初上又亭亭。

爲次溪題銀錠橋話往圖

風輪大地轉遲遲。日暮江南又一時。橋下長溝空去影。鬢邊殘淚不成絲。寫心賸有回天夢。歷劫來收隔世棋。易水秋聲寒滿紙。無多陳跡待君知。

病後謁榆生先生。承賜彊邨語業宋詞三百首。詩以陳謝。

病起江關秋欲老。蕭然來叩子雲居。殘林背日寒猶忍。丈室傳心夢未疎。不盡勝流霜後菊。收殘賢劫袖中書。雷潭便接蒼溪淚。拜手吟歸月上初。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朝中措 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却興亡之句。悲不絕于心。亦作

一首。

精衛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徧。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爲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千秋歲 將返虞鄉。別拔翁海格路病院。予亦病肺初起。因檢已卯小畫爲贈。壽君兼自壽也。

无恙

幾年秋久。蓬梗飄流久。甘谷菊。東籬酒。登臺天海闊。結社滄桑後。星聚處。光風霽月人文藪。念昔龍山會。病枕今消受。盧鵲砑。華陀剖。明年同健在。此日先分手。人散也。天涯地角青雲友。

前調 无恙將歸虞山。以已卯九日舊畫菊幀見贈。依調奉答。

墨巢

四年重九。彈指眞非久。彭澤菊。高陽酒。身經戎馬際。夢落羲皇後。歸去也。江湖處處逋逃藪。咫尺龍山會。臥病難禁受。魂未斷。心堪剖。花簪垂老鬢。畫出能詩手。人健在。孟嘉嬾作桓溫友。

水龍吟 碧鳳坊適社。舊爲同人觴詠之所。十餘年來。詞流雲散。九珠良廬諸君。慕皆宿草。霜厓

且客死滇南。王子欣夫感賦是解。郵書寄示。觸我山陽鄰笛之悲。輒次來韻。泫然有作。

巽堪

幽花小巷斜陽。秋來燕子無人省。舊尋詩處。蒼苔緣砌。碧梧飄井。選勝曾來。而今何意。孤鴻弔影。自詞仙去後。梅邊笛韻。問誰有。心情領。消受芳辰酪酏。酒初闌。夢魂催醒。幾番回首。琴尊高會。年時光景。蓮葉分題。瓊卮醉倒。清狂恣逞。甚黃壚猶在。花間一霎。換滄桑境。

前調 東齋感舊。用前韻。

園林一角虛廊。分茶韻事堪追省。掃苔捫石。低徊多少。敗池廢井。散策遊蹤。題襟舊句。淒迷塵影。對殘荷衰柳。傷秋情味。儘拚向。風前領。多病長辭酪酏。茗甌涼。詩魂未醒。騷壇筆陣。匆匆都付。

桑田短景。說甚興亡。淮吳故壘。當年雄逞。步溪橋悵望。故人今日。謂章隔紅塵境。園在玉廢基淮張故壘也溪橋本事見酬唱集

高陽臺 聞北湖游觀之盛。詞以紀之。

榆生

遠岫羞顰。長波妒盼。借用夢飄輪載得娉婷。生色湖山。真成一顧傾城。儂家待化身千億。向水滸擲作繁星。甚金吾。亂拂鞭梢。莫解春醒。江南自昔宜脂粉。恁嬌啼宛轉。憐我憐卿。畫戟凝香。還看墮履縱橫。休驚蛺蝶輕狂甚。護花枝穩繫金鈴。佇重來。共聽簫韶。忘却飄零。

橋西重九詩錄 以收到先後爲序

橋西草堂輯錄

壬午重九。集橋西草堂。以少陵九日藍田崔氏莊詩分均。得君字。賦呈同坐。兼寄墨巢。

李宜偶 太疏

病裏東坡隔卯君。草堂勝日感離羣。怕從高處望鄉國。清涼山登高未赴。且趁休時聚典墳。三雅酒添邨釀薄。一叢

蘭壓野花芬。是日值休沐。雖飲豪甚。藏醴盡罄。益以村沽。藝蘭初花。幽香特絕。皆可紀也。詩豪滿座皆龍虎。叱咤何人起異軍。

壬午九日。集橋西草堂。分均得髮字。

吳廷燮 向之

昇江之濱。偃仰茂越。茱萸四插。靡娑白髮。嗟嗟建業。赫赫鼎閥。八代山川。十朝袍笏。黼辰初還。萃集燕粵。舟車萬方。巖煥新闕。胡爲不康。六穀云竭。我行其野。秋禾勃勃。宜豐而匱。令人咄咄。雖有金錢。不如薇蕨。雖有珠玉。不如鱸鱖。蒼蒼者天。匪降茲罰。興平告飢。酷由倉卒。大歷通阜。計相推特。解困除阨。搜穴爬窰。克迓嘉祥。其無忽忽。

重九日橋西草堂雅集。分均得明字。

錢萼孫 仲聯

逢辰劫罅倍心驚。強爲園林一眼明。諸客偶搏沙作聚。芳筵苦借菊爲名。登臺只欲逋詩債。忍俊難禁到酒兵。留取東籬圖影好。免他章紱玷秋英。

九日橋西草堂雅集。分均得年字。

冒景璠 孝魯

眼中陵谷日推遷。一夢黃梁不記年。又向草堂謀飽醉。忽驚稊木養風煙。萸囊蒲扇爭佳節。黃髮朱顏共綺筵。自是主人能好客。酒闌呼點豆羹鮮。飯後疎丈以咖啡餉客

九日橋西草堂醺集。分均得去字。

李珮秋 小山

吾家將軍老鄭莊。每值休洗勤治具。更能好事作重九。未許海藏顯美譽。昨歲我從長公游。貂酪夷漿共糜餼。今焉集飲橋西堂。糟蟹糖鮓堆無數。主人裘帶自風流。列座巾裾皆雅故。飛觴劇若白波卷。謔浪偏令赤燥怒。但拚此日須盡歡。毋問明年又何處。酒罷意行水石間。籬菊方開盆蘭吐。幾叢瘦影耐繁霜。一翦芳心啼泣露。竹所疑造段侯家。笛聲如聞桓伊步。割來鍾山半邏青。縮入鵝溪一丈素。老子於斯興不淺。羣公何當喜得御。夕陽西下月東升。相與徘徊不忍去。

壬午九日。集橋西草堂。分均得日字。賦呈疏翁。

郭則豫 楓谷

愁裏重陽不可說。世慮憑高遣無術。炒沙况復教作糜。縮手何能鬥詞筆。主人視秋爲富貴。收拾秋光歸丈室。較量杯斝淺深情。酒美花香同一色。吾生道謀非辰謀。諸妄窮搜亦何得。要期此會續明年。慎勿草草忘今日。

壬午九日。集橋西草堂。分均得來字。

高近宸 子幾

逢辰文譙草堂開。又應嘉招入座來。遠勝登臨緣得地。但圖餽餽恐非才。與花坐對渾忘老。借酒佯狂總費猜。怪底今年詩興減。江南生事劇堪哀。

九日午集橋西草堂。以杜老九日藍田崔氏莊一首分韻。得倩字。

陳道量 謬士

籬東菊初黃。橋西秋已勁。白下數吟儔。無似草堂盛。留影溯年年。氣類欣合併。將軍援臂豪。題句超競病。我方掃葉回。公又賞花請。花須滿頭插。葉求徧地淨。傾學莫悲歌。整冠且笑倩。

壬午九日。橋西草堂譙集。分均得吹字。

黃 燧 勛之

人間哀樂兩然疑。長遣孤兒繫夢思。亂裏又斟重九酒。憂端併入草堂詩。黃花秋早爭人瘦。烏帽風高鎮日吹。歸去斜陽自蕭瑟。寒齋數米晚炊時。

壬午重九。太疏招集橋西草堂。以老杜九日藍田崔氏莊詩分均。得還字。是日滯瀝。未與盛宴。補

呈一首。並簡同坐諸君。

蔡 培 子平

物候驚心淚暗漣。猶餘劫火照江關。黃花滿眼皆蕭瑟。白鳥翔空任往還。唐武德中使君筵上詩。千里江山白鳥翔。幽蕙香聞高士宅。夕陽紅薄晚秋山。未將短髮追高會。佳節何曾一展顏。

壬午重九。橋西草堂譙集。以少陵九日藍田崔氏莊詩分均。釋堪拈示從字。用謝四溟孤雁出羣格變

化爲之。

陳獻湖 獻湖

疎林淺水畫難工。三步橋西半畝宮。昨奉裁詩猶墨翠。衰顏得酒似霜紅。簪萸隊裏龍山帽。采菊籬邊栗里風。幽賞高談成樂事。一年一度一追從。

太疎見示重九詩。次均奉和。

前人

白門雅道獨推君。喜灌黃華引蝶羣。旨酒盈樽香九畹。弔弓挂壁枕三墳。何人不識橋西路。有客皆嘗俎上芬。半壁詞壇旗鼓歇。蒼茫閩嶠挺孤軍。

壬午重九。橋西草堂嘉會。予以謁陵未與。草堂主人以老杜九日藍田崔氏莊一首分均。代拈得細字。

陳柱柱學

涼風忽已至。秋山正清霽。開簡得嘉招。言作登高會。伊予事鞅掌。有志竟未遂。得讀太疎詩。美酒嘉肴備。坐客盡詩豪。興來益奇肆。分均賦新詩。代予拈字細。遙想當此時。莊亂雜嘲戲。高響入青雲。波瀾各莫二。昔日藍田莊。今日橋西繼。傑閣富奇書。名園雜蘭蕙。寂寂東籬花。悠悠具生意。凌霜獨欣然。凜凜吐俠氣。始知高隱風。獨有國士志。時予方哭陵。熱淚騰如沸。王氣豈全淹。心死實堪畏。遙遙拜陵寢。痛哭不可制。嘉會悔不從。歸來增感憤。閉門徒自斟。長吟誰相慰。

卜算子

龍沐勛榆生

壬午重九。集橋西草堂。以杜詩分均得老字。爰拈小調。賦呈主人。

高會自年年。我願能忘老。猶有幽蘭擢素枝。坐愛秋光好。照影向清池。一任風吹帽。料比黃花晚更香。長共金尊倒。

惜黃花慢

廖恩燾 儀齋

壬午重陽。寥士招掃葉樓登高未赴。赴橋西草堂賞菊。以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詩分均。拈得寬字。太疎貽盆菊。載歸賦謝。

漫說登高。過草堂竟也。鳧鳥蹒跚。託根雖淺。破苞便老。菊憑素手。簪上欹冠。愛秋常覺秋光好。甚風雨花總摧殘。庇清寒。東籬勝却。西苑闌干。林亭地窄天寬。正斜橋弄影。疎柳窺垣。額黃初染。餐宜秀色。袖香未溢。摘待妖鬟。白衣若送千壺酒。醉來恐歌哭無端。賴幾番。傲霜門得盆蘭。主人聽事盆蘭正開。佳種也。

壬午九日。集飲橋西草堂。用老杜九日藍田崔氏莊詩分均。得千字。

潘其璇 叔璣

維摩居士不能飲。日費新豐斗十千。圃淡秋容留色相。是日在菊花中。合攝一影。詩薰蘭氣破巴箋。案供蘭花一盆。極香。常開笑口

酬糕節。豈著憂懷到杞天。雁影江涵鄉國遠。攜壺曾眺翠微巔。是日先集清涼山掃葉樓。分均賦詩。九日橋西草堂雅集。以少陵九日藍田崔氏莊一首分均。釋裁代拈高字。馳書索賦。

楊无恙 无恙

平步循牆尙覺勞。時方不矜能事賦登高。避災怕睹三山色。舉俗還題九日餽。菊醉霜螿香泛酒。書傳新雁均分曹。江帆風送渾無意。辜負萸囊又一遭。

六么令

袁榮法 帥甫

九日分均得玉字。因追和美成重陽詞。

澹雲晞日。庭戶回輕燠。晴暉蕩秋漸老。衰柳辭膏沐。自惜衣寬量窄。猶戀邨醪熟。霜楓飛逐。淒禽欲下。脈脈斜陽一叢菊。不忍登高臨遠。荒草縈心目。怨蝶那解相思。天際人如玉。愁絕商弦變徵。莫按涼州曲。君平休卜。佳期近否。但向冥鴻絮丁囑。

壬午九日。釋甥招飲橋西草堂。分均得醉字。時菊花未盛。而桂則甚馥也。

黃懋謙 默園

去年夏閏秋遲至。重九黃花門姿媚。今年九月天未霜。盆菊花疏蕊猶穉。將衰復盛知者稀。暗裏幽香動園桂。主人置酒意選菊。桂挺繁英菊迴避。吾先賞桂緩就菊。待取籬東霜後醉。當前金粟細描摹。賴此畫師輩三四。劫罽重開掌故花。前身合傍登科記。人同佳興作重陽。君有清芬寶先世。尊公折桂曾幾時。前六十年壬午歲。

壬午九日。釋丈招飲橋西草堂。分均得峯字。

張江裁 次翁

欲放登高眼。江南第一峯。將軍誇倚馬。俠客侈雕龍。古調再三疊。秋心幾萬重。草堂人境外。予亦躡奇蹤。

壬午重九。修禊橋西草堂。分韻得歡字。奉酬太疏樓主人。並訊墨巢滬上。

林黻楨 霜杰

少壯好言情。老大思爲歡。隨緣每排側。撫景彌盤桓。正如啖荔乾。甜處留餘酸。復如味菘根。佳處知新寒。秋人事秋禊。兩度來集團。近人語。主人祝都雅。入室皆芝蘭。春華已云邁。努力惟加餐。瓶罍縱未

罄。舖餽良可姍。座中吳廖二老皆善談。便當策詩勳。硬語橫空盤。胡爲似餓蠶。宛轉成絲艱。嗟從世變來。不易居長安。枯魚仰喘沫。窮鳥羞羽翰。久焚君苗硯。未彈貢禹冠。誰能抱轡琴。荆棘爲君彈。我酬一飯恩。饒舌爲豐干。還期寄大蘇。愈瘡扶床看。時墨巢危候新愈。

壬午九日。橋西草堂主人招飲。分均得秋字。卽題衛媯夫人草堂圖。 陳世鎔 伯治

鄰霄臺迴冠閩州。十度重陽負故邱。飄蕩卜隣同愛水。軒昂作氣憤凌秋。草堂佳絕如圖畫。鞠徑翛然得拍浮。羨汝雙栖能白首。不知此福幾生修。

釋戴重九分韻。代拈一自字。病莫能興。強作數語。 李宜龔 拔可

秋聲來何鄉。我不知所自。一從重九至。霜鬢覺有異。病夫踞牀榻。感喟因臥起。交親雖滿前。豈免懸

夢寐。橋西書累紙。落日曳天際。惟云菊可餽。未肯放一字。老坡坐人厄。不死真怪事。還懷瘦子由。四海難爲弟。

九日橋西草堂禱集。太疎代拈得整字。

鄭 麓 尹 起

亂雲遮故山。猿鶴皆戢影。年年重九節。懷思令人瘦。昔卜籬門居。朝士撫清景。丹萸閒黃華。麴生借毛穎。雖復喪亂遭。此例猶未屏。歌詠排憂端。响濡慰浮梗。風前據古懷。物外發異境。朋尊良可勳。義取抑何猛。今年米憂中。投老向淮穎。草堂憶春三。曾聽黃鸝請。芳菲亦云謝。風露更相警。一鳧豈功飛。搖落楚天冷。秋花照病眼。不似人瘦瘠。登高殊世情。遠意何由聘。好我有雲龍。槐柯足日永。望彼戲馬臺。往事不須省。下山覓糟邱。薄醉冠容整。

用橋西九日原均。寄懷太疎樓主。并乞法書。

前 人

佳絕園亭擬此君。綠筠合引鳳凰羣。名流勝事追江左。別後相思賦汝墳。舞鶴飛鴻多逸致。金花玉屑盡先芬。篇詩只當籠鵝去。落紙雲煙乞右軍。

九日橋西草堂雅集。分得遠字。

曹熙宇 靖陶

朝登掃葉樓。賦詩興未闌。哺赴草堂招。地僻未辭遠。觥觥賢主人。詩盟領壇坫。荏苒三載間。勝日必把瓊。今年餞盤會。天意助婉孌。秋陽灑便靜。微風扇和暖。木樨殘雪黃。籬菊瘦金滿。翠陰松竹森。水噴珠玑散。衆賓恣流連。二老尤偃蹇。謂儀直向之二老。分曹固後人。白戰敢不勉。惟願明秋期。爲公起衰嫩。

宋人詞集跋尾

新建夏敬觀

夏映庵丈。往歲曾爲予評點清真詞。暗度金針。足爲學詞者之圭臬。其後丈又取毛刻汲古閣宋六
十家詞。朱刻彊村叢書。擇其卓然名家者。悉加評點。約得一二十家。予既過錄眉批於別本。以
供研摩。因特撮鈔卷末識語。布之月刊。藉公同好。壬午孟冬。龍沐勛謹識。

東坡詞汲古閣本

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憶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若
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陳無已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
。後之學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達上乘者。卽稼軒亦然。東坡永遇樂詞云。統如三鼓。鏗然一葉
。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徧。此數語可作東坡自道聖處。近人惟文道希學士。
差能學蘇。

點絳脣下注云。今依宋本刪去。是子晉別有宋本也。此云金陵本子毛晉跋語。未知是一是二。好事近下注
元刻不載。是子晉見元延祐本。然以延祐本對之。又不然。其另一元本耶。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東
坡樂府二卷。刻於元祐庚申。舊藏注釋宋本。穿鑿蕪陋。殊不足觀。棄彼留此可也。黃蕘圃跋元延祐

本云。取毛鈔東坡詞勘之。非一本。又云。鈔本附東坡詞拾遺一卷。有紹興辛未孟冬望游居士曾慥跋。謂東坡先生長短句既鏤板。復得張賓老所編。并載於蜀本者悉收之。羅子經有南陵徐氏藏舊鈔傅幹注坡詞殘本。

山谷詞汲古閣本

后山稱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少游清麗。山谷重拙。自是一時敵手。至用諺語作俳體。時移世易。語言變遷。後之閱者。漸不能明。此亦自然之勢。試檢揚子雲絕代語。有能一一釋其義者乎。史漢亦偶載俗語。非必有傷風雅也。以市井語入詞。始於柳耆卿。少游山谷。各有數篇。山谷特甚之又甚。至不可句讀。若此類者。學者可不必步趨耳。萬紅友以后山之言爲大不可解。並詆其詩故爲聱牙。非大雅正傳。更以此手爲詞。尤覺了無佳處。此君不唯不知詞。且不知詩矣。因噎廢食。其言不足爲訓。曩疑山谷詞太生硬。今細讀悟其不然。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東坡譽山谷之語也。吾於其詞亦云。已卯冬。映庵記。

淮海詞汲古閣本

丁巳據明嘉靖南湖張縉所刻七十七調。毛刻八十七調。對校一過。毛刻所多十調。或云舊刻逸。或云舊刻不載。或云時刻不載。惟昭君怨下云。舊刻趙長卿。畫堂春第二首下云。或刻山谷年十六作。亦爲張

刻所無。足見毛所見舊刻。與張本相類。

張本跋後錄此。陳石山云。今之詞手。惟有秦七黃九。謂淮海山谷也。然詞尙豐潤。山谷特健瘦。似非秦比。此在諸公非其至。多出一時之興。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其風懷綺麗者。流播人口。獨見傳錄。蓋亦泰山毫芒耳。字復舛誤。頗爲辨正。其有一二字不可校者。不欲以臆見輒易。存闕文之意。更俟善本正之。嘉靖己亥中秋日。南湖張縉識。

少游詞清麗婉約。辭情相稱。誦之回腸蕩氣。自是詞中上品。比之山谷。詩不及遠甚。詞則過之。蓋山谷是東坡一派。少游則純乎詞人之詞也。東坡嘗譏少游。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少游學柳。豈用諱言。稍加以坡。便成爲少游之詞。學者細玩。當不易吾言也。己卯秋。映廡記。

忍寒漫錄

籀公

姑溪集又有跋凌敲引云。「凌敲臺表見江左。異時詞人墨客。形容藻繪。多發於詩句。而樂府之傳。則未聞焉。一日。會稽賀方回。登而賦之。借金人捧露盤。以寄其聲。於是昔之形容藻繪者。奄奄如九泉下人矣。至其必待到而後知者。皆因語以會其境。緣聲以同其感。亦非深造而自得者。不足以擊節。方回又以一時所寓。固已超然絕詣。獨無桓野王輩。相與周旋。遂於卒章以申其不得而已者。則方回之人物。茲可量已。」此一節可爲研讀東山寓聲樂府之參攷。

龔氏詞斷跋

葉恭綽

詞斷一卷。民國二十四年春。得於滬肆。所選詞爲唐代李白白居易溫庭筠三家。五代則南唐二主以次凡九家。宋代則歐陽修晏幾道諸人。凡二十五家。大體與周保緒詞選略同。而微有出入。去取間頗具手眼。不著選者氏名。第鈐印章曰龔宣。曰宣侯私印。曰羽琇山館。全卷皆有朱筆圈識。未有字一行。曰。道光庚子孟冬重錄。初五燈下校讀一過。記之。卷面標曰璿聰館詞選。庚子夏日重定。卷中有朱筆眉批四處。藍筆眉批四處。字跡工秀。與卷中所選詞。似出一手所書。余維羽琇山館爲龔定庵居崑山時之別號。世所共知。此龔宣殆卽選詞之人。而其人爲誰。無從考證。定庵歿於道光辛丑。爲庚子之後一歲。據吳昌綬所撰定庵年譜定庵共生二子。曰橙。曰陶。無名宣者。定庵及橙。名號皆累易。陶後更名寶琦。字念匏。然均未聞名宣及字宣侯。然則龔宣究何人耶。如謂與定庵無涉。則此羽琇山館印章之印泥。與龔宣名印。色澤全同。且鈐印之部位相連。况又姓龔。決非偶然並列可知。矧序文與麗遒勁。完全屬定庵家數。可信淵源有自。如謂係定庵或其家屬。則又毫無實證。考定庵原配段氏。無所出。二十四歲。續娶何氏。橙係何年所生。無可考。今假定定庵二十五歲生橙。則道光庚子。橙當二十五歲。橙本早慧。此詞選或出其手。未可知也。橙生平著書甚夥。多失傳。則此書之散佚。亦意中事。余數年來蒐羅詞集逾千。而

總集則不少概見。此書既無刻本。故亦收置遐庵。惟以未得主名為憾。深願海內宏雅。有以啓予。並將所選詞目。暨敘文附錄於後。以俟擊考焉。

詞斷

敘目

唐三家詞廿一首 李白一首 白居易一首 溫庭筠十九首

五代十國九家詞三十八首 南唐中主四首 後主八首 章莊七首 薛紹蘊一首 牛嶠八首 張泌三

首 牛希濟一首 顧夔一首 馮延巳五首

宋二十五家詞五十二首 徽宗一首 范仲淹一首 歐陽修一首 晏幾道一首 張先四首 柳永一首

蘇軾四首 秦觀五首 趙令時二首 秦觀一首 周邦彥三首 陳克三首 李玉一首 謝克家一

首 汪藻一首 康輿之一首 辛棄疾六首 姜夔三首 史達祖一首 蔣捷二首 周密一首 王沂

孫二首 李易安三首 朱淑真一首 赤城韓夫人二首

敘曰。樂府就衰。新律競制。緣情麗響。極物喻思。意言互合。義猶近古。音指漸越。調益更新。世遠愈歧。聲煩斯雜。爰起綜別。各綴淵源。則有鬢隔香紅。致難達之思。夢迷窗綠。遂相憶之情。露團香落。杏花却怨斜陽。燭淚燈殘。牡丹不等明月。馬嘶出門。鶯啼入夢。芳草送君。更攀弱柳。夜

合蔽日。相對忘憂。猶且雁飛花滿。屢較其時。亦將對鏡留妝。自絕以暮。造端蓋微。索類遂眇。沿流既暢。結響益悲。落花有知。中主莫回西下。春江長恨。後王不禁東流。宮商不攝。君臣更奏。白頭誓花。猶欲喻其初志。紅粉寄淚。渺誰贈以同心。闌干六曲。獨語還頻。舞羣七歌。所託已怨。取詞必衷。比意若吻。類皆含悱冀悟。亦頗荒志煩音。景運既昌。正聲不鬱。斜陽却照。居然展柳風輕。風雨無情。不類落梅雪亂。嗚引既闢。後進彌騁。指意錯迕。聲詞曼浮。至於張晏。推討靡遺。踵以蘇秦。變通乃久。積鬱一歎。盪氣六合。促拍既舒。長歌自舉。然至山抹微雲。氣格已病。試諷燕飛華屋。科律實疎。若乃繩低波澹。妙追水殿之遺。月缺桐疎。棲向汀洲之冷。簾卷飛來。菲鏡月礙。字愁過盡。晚色雲開。莫不轍迹溫李。途會馮韋。釋纜三唐。滌板五季。易水悲歌。猶是夢中哽咽。大江憑弔。誰念東去風流。要眇之極。決爲跌宕。委性所成。僅述綺靡。一時孤村流水。欲置章法。聞道滿城風絮。祇矜片言。詞不統意。句且奪篇。自是以衰。各有可見。芳草無情。尙隔遠水。天涯有夢。不鎖重門。棉飄碧柳。猶致低聲。釵墜紅薇。莫漂斷字。湘月無聲。喚起烟鬢霧鬢。梅魂有憶。贈之疏影暗香。翦燈深夜。門掩梨花。聽雨歌樓。帳昏紅燭。眉嫵新痕。待補金鏡。襟餘舊恨。欲洗銅盤。然昔之作者。稱情裁句。迨於末流。有字無聲。汎濫抑自黃柳。鄙褻何取綿延。逮於周吳。茶細已甚。此皆稱者。他何譏焉。都其所詣。聊可備述。夫義有隱著。詞無假借。積不能言。比物

而致之慕。既難可喻。觸類以遂其情。心魂所證。可以勒諸空虛。歡怨以盡。是故託始男女。依焉似
謫。求之愈荒。義或未昌。情且各遂。是以金荅感遇。閨思之作並推。江南演聲。亡國之音可誦。黃
花人瘦。能說消魂。金縷魂歌。留教續夢。題柱詩成。蒼烟欲化。洗舟歌罷。碧路疑通。並錄其聲。
以游其思。至於瑤樓玉宇。明主獨覽其忠。煙柳斜陽。壽皇不罪其怨。柳稚黃嬌之咏。鶯收鶻足之篇。
忙燕依舊。嘶騎不來。黃州之作。銅陽能箋。造口之書。鶴林頗得。俗儒徒襲其體。達士不揣其文。
不讀騷雅。概謂所賦麗淫。譬之春秋。謬稱義同空貫。不知妄作。識者壹譏。斯乃涉物爲篇。義無
所止。沿波起詞。意不由中。好夢無憑。嚶語致詰。春情誰見。體物導淫。依託神吻。仿佛俳優。枯
拳聲拍。氣貌尸療。哀樂不治其情。盛氣溢律。咏嘆不視其物。引領就篇。不解興亡。空照薄花泣露
。詎諳離別。徒穿檻菊愁煙。徒疾以呻。不寒而慄。少歌誦之索氣。長言抑似沈痼。凡厥數指。詎容
一科。苟秕粟類殖。雅鄭並御。鄙而弗道。卒無可詞。是用敍錄。因而欲存。治其聲詞。罔不在誦。

張璠隱傳

錢萼孫

張公璠隱既歿於海上。念夙昔知己之感。悽愴不可爲懷。其生平行誼學術之榮華大者。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傳曰。公諱鴻。初名激。字映南。一字師曾。璠隱其別署也。晚或署蠻公。燕谷居士。童初館主。江蘇常熟縣人。曾祖廷燧。祖定堃。父錫圭。公弱冠補弟子員。光緒己丑鄉試中式。婁試春官不售。援例爲內閣中書。遷戶部主事。兼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京官類窮約。而公獨矜貴持標格。乘堅策肥。翩翩濁世佳公子也。時朝政窳敗。覘國者爭言事。公年少。尤踔厲風發。甲午九月。東事亟。萍鄉文道希集朝士松筠庵議具疏主戰。公亦預焉。同邑沈北山之上疏劾三凶也。公實主之。爲屬稿。甲辰成進士。廷試時。公志在大魁。以策對主立憲。忤當道旨。抑置三甲一名。奉旨以戶部主事歸原班。旋改外務部主事。由郎中記名御史。以劾三凶事。不安於位。出爲日本長崎領事。再爲仁川領事。遂謝歸不出。公雖無意於用世。然飢溺之懷。無時或已。則萃其心力於桑梓。先是公與同邑徐念慈諸君。剏立塔前小學校。力排衆難。卒抵於成。邑之興教育自此始。又以張氏義莊之產。剏立孝友小學校於施家橋。旋移城中。恢爲中學。邑之有中學自此始。又設苦兒院於家。年輸鉅金。以教以養。成材者衆。更一長縣立圖書館。家故富藏書。舉以庠館中。饋貧士。復長邑紅十字會及佛教會。公故選於乾竺之學。居

東時與新會梁卓如游。共究唯識奧義。其後於嘉祥天台曹溪諸宗。靡不通其郵。晚尤有得於華嚴理事無礙之教。世出世間。泯厥町畦。寂而恆照。照而恆寂。以爲儒者所謂動靜交相養者。特時節因緣之異。名句文身之異。又以爲文殊表知。普賢表行。與姚江知行合一之說。未嘗不殊塗而同歸。倘能解生死之膠。則一切文字語言。胥蹄筌爾。公之所自得。而嘗籀其旨以告余者如此。斯其所以能常住大悲。而不壞染性者邪。初公之歸也。以數千金買宅辛峯巷燕園。燕園者。嘉道間邑名士蔣伯生所居。饒竹石之勝。公投老其中。與林禽嵐翠相爾汝。數十年來。邑文士飽園林之樂。未有如公及虛霏園曾君縮齋者也。縮齋擅青史家言。以尊海花一書有時譽。未卒業。公爲足成之。公旣絕意功名。游戲於斯文。詩詞駢散體。無不掉臂獨運。胸所愉戚。一以渫之。始公之居京師。與吳縣曹君直汪袁父同邑徐少達諸君爲近體詩。涵揉比興。由西崑以溯玉溪。才豔驚絕。與所謂同光體者殊厥幟。一時海內談藝之士。無不知有西塘酬唱集者。西塘者。公所居胡同名也。然公晚歲。頗沈浸宛陵半山。能取異派所長。以博其趣矣。於詞尤采入其阻。含咀姜吳。冥搜幽造。出入於機。無跡可躡。少與君直及同邑楊雲史翁澤之諸君。刊題襟集。其長毋相忘室詞一卷尤悽麗。金梁夢月之亞也。諸君先後歿。公棲心禪悅。亦不多作矣。然邑文士猶隱然奉公爲祭酒。載酒過燕園者不絕。自絳雲老人以來。主虞山壇坫之盟者。必首公也。公性樂易。與物爲嬰兒。遇人無所擇。以是有入公室而操公戈者。公亦坦然容之。公自丙辰返初服。里居二十載。

。迄丁丑而海氛逼吾邑。公間關萬里走桂林。中途夷股。猶能卻曲歌迷陽。神明故未衰也。越歲東旋。僦屋瀨壖。旋示風疾。或勸之歸。公撫膺曰。七十老翁。所欠一死。誰甘嬰嫻入里門。受醉尉呵邪。卒不歸。既痛國事之不可爲。病乃不起。辛巳冬十月二十五日。告終寓邸。春秋七十有五。配翁氏。男子一夏。女子子一森。歸同邑邵曾蔭。夏及曾蔭皆早世。公所著蠻巢詩詞稿三卷。同邑楊君无恙瞿君鳳起藤資刊行之。游仙詩一卷。合无恙暨余同作者別行。譯成吉思汗實錄若干卷。文稿若干卷。筆記若干卷。藏於家。其評識成唯識論韓梅王諸家詩各若干卷。已散佚。

錢萼孫曰。公壻翁文恭公從孫女。余則於文恭爲彌甥。而公女又與余中表姊氏爲宛若。其姻婭盤互若此。然公之知余。不以姻而以詩。其所以望余者。乃不啻蒙叟之於漁洋。顧余性落落。不能逐羣兒日趨公門下隨俯仰。而公亦不以爲忤也。丁丑之變。余踵公辟地桂林。公爲覓屋。安余室家。所以相濡响者甚至。及公歸海濱。余亦東返。劫罇餘生。握手集千歎。各託命尺寸地。以甌脫爲王官谷。乃不三載而遽別。猶憶西征時。往往就公病榻。口時事。胸次出風雷。與萬峯相低昂。忽忽若前日事。而公竟一瞑不視矣。嗚呼。天地間。贅此後死者。迸血淚筆公傳。將持何辭以告公哉。烏乎。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一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二 來稿須直寄本館不經他人之手
 三 來稿對樂譜論著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 來稿除樂譜論著外其餘概不退還
 五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
 六 來稿除圖畫遺著詩詞通訊等欄當酌贈本刊不另致酬外其餘長篇撰述及譯稿等每千字當酬以五元至十元之潤資歌劇樂譜另行酌定
 七 來稿請寄南京漢口路十九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 每月十五日出版(零售每册一元五角)

預定辦法	國內及日	香港澳門	南洋歐美
半年六册	九元	十二元	十八元
全年十二册	十八元	二十四元	三十六元

同聲月刊 第二卷 第十號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經理者 上海南京路二六二號 怡書局

南京太平路二六二號 怡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九一號 怡書局

蘇州觀前街 怡書局

廣告刊例

頭等	優等	特等	等次
正文後	正文前	封面裏及底封面	地位
一百二十元	一百六十元	二百元	全而
六十元	八十元	一百元	半面
卅二元	五十元	六十元	四分之一

南京漢口路十九號 同聲月刊社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新中印刷公司
 上海南京路二六二號 怡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九一號 怡書局
 蘇州觀前街 怡書局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各大書局

中央儲備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壹萬萬圓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南京
總行

行址：中山東路一號

電報掛號：中文五五四四
英文CENTRE BANK (各地一律)

電話：二二二一〇
二二五四一
二二三五八

上海分行
行址：外灘十五號
電報掛號：中文八六二八
電話：七四六三
七四六四
七四六五
七四六六 (各部轉接)

△本行特權

- 一、發行本位幣及輔幣兌換券
- 二、經理國庫
- 三、承募內外債並經理其還本付息事宜

△本行業務

- 一、經理國營事業金錢之收付
- 二、代理全國銀行準備金之收付
- 三、代理地方公庫
- 四、代理政府存款及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五、代理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六、代理銀行承兌票及國內匯票及期票之重貼現
- 七、代理國內外支付之匯票
- 八、買賣國內外股實銀行

九、買賣即期匯票或保證之公債庫券

- 十、買賣生金銀及外國貨幣
- 十一、辦理國內外匯兌及發行本票
- 十二、以生金銀為抵押之放款
- 十三、以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為抵押之放款
- 十四、代理政府委辦之信託業務
- 十五、代理收付各種款項

蘇州支行 行址：觀前街
杭州支行 行址：太平坊
蚌埠支行 行址：二馬路
寧波支行 行址：江廈路
廣州支行 行址：長堤大馬路

蕪湖辦事處
常熟辦事處
無錫辦事處
南通辦事處
揚州辦事處

行址：中二街
行址：老縣場
行址：北門大街
行址：西大街
行址：左衛街

太倉辦事處 城內稅務橋
鎮江辦事處 寶塔街
嘉興辦事處 望吳橋
常州辦事處 西瀛里
泰縣辦事處 彩衣街